春秋繁露義證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四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　輿學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黃震云言相干則災

火干木蟄蟲蚤出淮南子天文訓丙子干甲子蟄蟲早出故雷早行注水氣溫故早出蚿雷蚤行盧云蚿疑當作眩謂電光也西京雜記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官本無蚿字云他本有盧云大典本無

土干木胎夭卵毈鳥蟲多傷淮南子戊子干甲子胎夭卵毈鳥蟲多傷○盧云毈丁亂反淩云王本毈誤分爲兩字鄭注卵鳥卵毈玉篇大亂切不成子曰毈

金干木有兵淮南子庚子干甲子有兵

水干木春下霜淮南子壬子干甲子春有霜

土干火則多雷雷疑霆之誤淮南子戊子干丙子霆

金干火草木夷淮南子庚子干丙子夷注

夷傷也夷或爲雹案淮南脫草木二字當据此補正

水干火夏雹淮南子壬子干丙子雹漢魏相傳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

木干火則地動淮南子甲子干丙子地動○淩本火作金

金干土○天啟本作干木則五穀傷有殃傷字疑衍淮南子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

水干土夏寒雨霜淮南子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

木干土倮蟲不爲淩云原注人者倮蟲之長淮南子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爲注不成爲介蟲也與案天啟本無原注

火干土則大旱淮南子丙子干戊子大旱苽封熯○御覽八百七十九引火作木

水干金則魚不爲淮南子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爲注不成爲魚

木干金則草木再生淮南子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

火干金則草木秋榮淮南子丙子干庚子草木復榮注今八月九月時李柰復榮生實是也

土干金五穀不成淮南子戊子干庚子歲或存或亡

木干水冬蟄不藏淮南子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注地氣發也

土干水則蟄蟲冬出

淮南子戊子干壬子蟄蟲冬出其鄉

火干水則星墜淮南子丙子干壬子星隊注隊隕

金干水則冬大寒淮南子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鄉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黃震云言木冰春多雨之類皆以人事救之凌云大傳注君失五事則五行相診違其位復立之者當明其變異則知此爲貌邪言輒改過以其禦之至司之日月又必齋肅祭祀以撫其神則凶咎除矣

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天當雨石凌云向書中候紂末年雨石皆大如甕○官本云他本當作雷木有變春凋秋榮○官本云本作多營輿案御覽九百五十二引作冬榮下有眞剛精銳無以治之二語與本書不類疑誤文秋木冰木冰見成十六年五行志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凌云唐書凝霜封樹謂之木冰一名樹介甯王憲有疾見而歎曰此俗所謂樹嫁者也吾其死矣諺曰樹嫁達官怕○天啟本本上注云一無秋字冰作水春多雨此繇役衆凌云繇讀曰傜說文戍戍邊也

賦歛重○御覽十引下有故也二字入百七十七引同百姓貧窮叛去凌云月令疏蔡氏云無財曰貧無親曰窮皇氏云長無謂之貧窮道多饑人救之者省繇役薄賦歛出倉穀振困窮矣凌云漢書顏注振起也爲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振贍其意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也火有變冬溫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絀不肖在位賢者伏匿則寒暑失序而民疾疫凌云易通卦驗春暑長一丈一尺二分未當至而至多病熛疾疫疾說文云民皆病也救之者舉賢良賞有功封有德士有變大風至五穀傷此不信仁賢不敬父兄淫泆無度宮室榮盧云荀子大略篇說苑君道篇何注桓五年傳皆作宮室榮與此同或改崇及營非與案後漢鍾離意傳亦作榮○天啟本榮上有多字凌本同救之者省宮室去雕文舉孝悌恤黎元凌云漢書文紀注姚察云古者謂人元善人也因善爲元故云黎元金有變畢昴爲回三覆有武多兵凌云春秋佐助期昴畢爲天街史記天官書昴曰髦頭畢曰罕車主弋獵正義曰昴七星爲髦頭畢入星

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天下安遠夷入貢失色邊亂畢動主兵法苑珠林初置星宿昴爲先首形似剃刀次置畢形如立人雲笈七籤昴星神姓張名弩小衣緣青單衣畢星神姓柔名公孫帶劍衣白毛單衣多盜寇此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趣利多姦軌國語魯語竊寶者爲宄用宄之財者爲姦救之者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俞云隱讀爲偃漢書古今人表徐隱王顏注即偃王也是隱偃古通用與業國語周語武不可覿文不可匿即隱武行文意齊語隱武事行文道字亦作隱不必改讀東甲械凌云周禮司甲注甲今之鎧也今古用物不同其名亦異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水有變冬淫多霧凌云春秋元命包亂而爲霧霧陰陽之氣也釋名曰霧冒也氣蒙亂冒物也春夏雨雹凌云大戴禮陽之氣專爲雹陰之氣專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釋名雹砲也其所中物皆摧折如人所盛咆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囹圄案姦宄誅有罪蒐五日盧云蒐與搜同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黃震云言證應凌云漢藝文志五行者五常之刑氣也書曰初一曰五行次二

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律厤之數而分爲一者也

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御覽九引貌作身則木不曲直家語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王者則之首以木德其亥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凌云大傳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注肅敬也鄭君注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尚書疏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鄭注東宮於地爲木木或曲或直人所用爲器者無故生不暢茂多有折槁是爲木不曲直

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也凌云御覽禮統風萌也養物成功所以八風象八卦也釋名風氾也其氣博氾而動物也風放也氣放散也其音角也凌云月令其音角注音謂樂器之聲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色和則角聲調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鍾律書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凌云大傳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尚書疏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鄭注西宮於地爲金金性從形而革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冶之不銷則入火飛亡或鑄之裂形是爲不從革

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凌云釋名辟歷

辟折也所歷皆破折也論衡曰圖畫之工圖雷之狀如連鼓形又圖一人若力士謂之雷公使左手引連鼓右手推之春秋震夷伯之廟謂劈歷破之是也霹靂俗字

其音商也

凌云月令其音商注三分徵音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氣調樂記曰商亂則陂其臣壞鐘律書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

故應之以霹靂

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

凌云大傳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尚書疏火外光故視屬火鄭注南宮於地爲火火性炎上然行人所用亨飪者也無故因見作熱燔熾爲害是爲火不炎上

而秋多電

○初學記二十五引春秋繁露云若火不炎上秋多電由王者視不明也

電者火氣也

凌云元命包陰陽凝爲電西京雜記仲舒曰電其相擊之光也釋名電殄也乍則殄滅也

其陰徵也

凌云月令其音徵注三分宮音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云徵亂則哀其事勤鐘律書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

故應之以電

王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

凌云大傳四事曰聽聽不聰是謂不謀尚書疏水內明故聽屬木鄭注北宮於地爲木水性侵潤下流人所用灌溉者也無故源流竭絕川澤以涸是爲水不潤下

而春夏多暴雨

初學記二御覽十引

西京雜記董仲舒曰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津莖潤葉而已**雨者水氣也**凌云釋名雨者羽也如鳥羽動則散也禮統雨者輔時生養均偏故謂之雨**其音羽也**凌云月令其音羽注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木者以其為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樂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鐘律書羽字也物聚藏宇覆之也**故應之以暴雨**○天啟本無之字**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書洪範土爰稼穡大傳五事曰心維思思之不容是謂不聖白虎通五行篇五行之性土者最大苞含萬物將生者出將歸者入不嫌清濁為萬物母尚書疏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而秋多雷雷者土氣也**凌云春秋元命包陰陽合而為雷西京雜記董仲舒曰雷其相擊之聲也釋名雷硠也如轉物有所硠雷之聲也**其音宮也**白虎通禮樂篇土謂宮宮者含也容也含容四時者也月令其音宮注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春之氣和則宮聲調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黃鐘之宮最長也十二律轉相生五音俱終於六十焉鐘律書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故應之以雷**

五事一曰貌書傳云容儀說苑修文篇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放好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

抱鼓。天啟本不提行

二曰言書傳云詞章論衡訂思篇云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氣故童謠詩謌爲妖言

三曰視書傳云觀正

四曰聽書傳云察是非

五曰思何謂也書傳云心慮所行案思下脫心字下同今文尚書竝作思心詩疏引鴻範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心屬土漢書藝文志天文志律厤志漢紀孝昭紀續漢志晉隋書五行志戰國策高注引五行傳玉海五引大傳竝作思心晉書天文志亦作思心

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於天也而王者所修而治民也孔光傳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謂大中不立。官本云他本無者字

故王者爲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兪云則下有闕文或於民字絕句治爲法字之誤法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二語相對周官太宰曰法則以馭其官

王者貌曰恭書傳云儼恪楊雄玄數云三百爲木事貌用恭

恭者敬也言曰從書傳云事則可從

從者可從宋世家集解引馬云發言當使可從與此合謂使人從之也五行志言之不從從順也謂己發言之不順也義徵別玄數云四九爲金事言用從

視曰明書傳云必清審玄數

云二七爲火事視用明　明者知賢不肖分明黑白也聽曰聰書傳云必微諦玄數云一六爲水事聽用聽　聽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思曰容五行志思[illegible]心曰容又引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容當爲容故班訓之曰容寬也今本並誤爲容史記宋世家作思曰睿疑亦後人所改玄數云五五爲土事思用睿雄用今文思下亦脫心字睿亦當作容從恭明聽容爲韻說文思容也本此玉海引大傳作容而注云當爲睿則失之矣[illegible]傳　容者言無不容恭作肅書傳云心敬　從作乂書傳云可以治宋世家作從作治集解引馬云出令而從所以爲治也乂五行志作艾字同　明作哲哲宋世家作智五行傳及漢志作悊古文尚書作晢　聽作謀書傳云所謀必成當。官本云聽他本作聽　容作聖何謂也書曰睿作聖睿亦容之誤書傳云于事無不通謂之聖　恭作肅言王者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凌云劉向五行傳記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鄭注君貌恭則臣禮肅。天啟本無者字下同　從作乂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兪云明正乃則臣二字之誤當作王者言可從則臣從行而天下治矣書洪範正義引鄭

注君言從則臣職治與此義相近 **明作哲哲者知也** 五行志哲智也與此同案說文智照晰明也哲智也悊敬也五行志叚悊爲哲鄭云君視明則臣照晳从古文尚書晳字作解 **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 因王者之明賢否而天下知善惡智之至也 **聰作謀謀者謀事也** 國語魯語咨事爲謀 **王者聽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

宋世家集解引馬云上聽則下進其謀書疏及詩小旻疏引鄭云君聽聰則臣進謀是馬鄭義並與董同王引之云恭與肅從與乂明與哲睿與聖義並相近若以謀爲謀事則與聰義不類謀與敏同敏古讀爲每謀古讀若媒並見唐韻正謀敏聲相近故字相通中庸鄭注敏或爲謀是其證也聽則敏不聽則不敏故五行傳曰聽之不聽是謂不謀不謀則不敏若以爲不能謀事則謀上須加能字而其義始明伏生解聽以謀爲敏正與經旨相合董劉馬鄭胥失之矣興案王說固是然以此爲教恐王者自恃其敏有獨斷之失故董訓爲謀事俾王者既有聰明仍勤討論合天下之志慮以爲謀僉翕受敷施人蒙其利斯聰之至也此漢儒解經用意處且洪範言謀及卿士庶人始之以乃心是謀固兼包人我與聽義無所闕也 **容作聖聖者設也** 白虎通七聖者通也

道也聲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秦誓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老子云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荀子云君子賢而能容衆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孔子曰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紞纊塞耳所以弇聽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說苑君道篇尹文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聖德貴容如此

王者能敬則肅肅則春氣得故肅者主春。盧云大典本無則肅肅三字故肅下重一肅字今依何本輿案天啟本與大典本同春陽氣微萬物柔易移弱可化柔字疑當在弱上於時陰氣爲賊故王者欽欽不以議陰事然後萬物遂生而木可曲直也凌云孔安國曰木可揉使曲直也。官本云他本無可字

春行秋政則草木凋行冬政則雪行夏政則殺春失政則盧云下有闕文凌云淮南子時則訓六合孟春與仲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贏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

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

王者能治則義立義立則秋氣得故乂者主秋○盧云乂舊本作義錢改秋氣始殺王者行小刑罰民不犯則禮義成於時陽氣爲賊故王者輔以官牧之事然後萬物成熟秋草木不榮華凌云爾雅木謂之華草謂之榮金從革也凌云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消鑠秋行春政則華行夏政則喬凌云爾雅上句曰喬如木楸曰喬注楸樹性其上竦孫詒讓云喬疑槁之借字謂枯槁也古从喬聲高聲字多通用莊子列禦寇釋文槁本作矯是其例也行冬政則落秋失政則春大風不解雷不發聲

王者能知則知善惡知善惡則夏氣得故哲者主夏夏陽氣始盛

萬物兆長王者不揜明則道不退塞而夏至之後而字疑衍大暑隆萬物茂育懷任王者恐明不知賢不肖分明白黑王者恐下十三字疑衍文於時寒為賊故王者輔以賞賜之事然後夏草木不霜火炎上也凌云孔安國曰言其自然之常性也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夏失政則冬不凍冰凌云風俗通壯冰曰凍五穀不藏大寒不解

王者無失謀然後冬氣得故謀者主冬冬陰氣始盛草木必死王者能聞事審謀慮之則不侵伐不侵伐且殺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冬日至之後大寒降萬物藏於下於時暑為賊故王者輔之以急斷之事。天啟本下以字在事上凌本同以水潤下也以上文例之此閒疑有脫誤冬行春政則蒸行夏政則雷凌云莊子曰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行秋政則旱冬

失政則夏草木不實句霜霜上疑有奪字淮南時則訓十一月失政正月下雹霜○淩本無霜字五

穀疾枯時則訓作疾狂盧云五事無思曰容一節似亦文脫

郊語第六十五古文說禘爲祀天帝郊爲祈農事騁讖緯禘覃於郊周禮圜丘之祭禘而非郊西漢諸儒罕言圜丘董據春秋爲說以郊爲祭天專名禘爲宗廟之祭覸蕝斷如閔公吉禘於莊公傳入郊爲禘於太廟是己此今文說也王肅以禘爲宗廟之祭暗用董說而並混郊丘爲一則非董旨孫星衍六天及感生帝辨云張融引董仲舒劉向馬融之論皆以爲周禮圜丘則孝經云南郊與王肅同其言謬繁露云郊因新歲之初又云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是董不以郊爲冬至祭圜丘之明證肅等誣之且誣劉馬者蓋見漢人多議郊祀不議圜丘因疑諸儒郎以郊爲圜丘不知秦漢時固無冬至圜丘之祭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非因冬至至按孫說是也漢制郊祀最爲紛雜至成帝時匡衡等議定郊祭始重董言郊專言事天而不言天地合祭時以正月上辛而不以冬至夏至郊止有一而無二郊四郊之繫匡衡定制爲南北郊與董略殊矣黃震云此篇言事天之義有缺文錢云郊語一篇似當次四祭篇後此下五篇實

一篇也

人之言醞去煙盧云未詳孫詒讓云醞當作醯墨子備穴篇云益持醯客即熏以救目明醯可禦烟故以救熏穴也藝文類聚引此亦作醞則唐宋已誤輿案類聚入十引此文一本醞作醯形與醯近白孔六帖二有徵動羽三字注云董仲舒亦似是此處文

鵙羽去眛○天啟本眛作眛旁注一作眛淩云作眛為是文選李音米又音美字林云物入眼為眛莊子播糠眛目

慈石取鐵淩云漢書藝文志慈石取鐵鬼谷子其察言也如慈石之引鍼抱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石曾礠也淮南萬畢術礠石一名礠君輿案呂覽精通篇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淮南覽冥訓若以礠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又云夫燧之取火於日慈石之引鍼蟹之敗漆葵之鄉日雖有智者弗能然也

頸金取火○盧云頸金一作眞金淩云原注一作頫一作眞畱青日札淮南子曰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陽燧金也取金猛無緣者日高三四丈持以向日操艾承之有頃即焦吹之得火

鬵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淮南子天文訓鬵珥絲而商絃絕高注鬵老絲成自中徹外視之為金精珥表裏見故曰珥絲一曰弄絲於口商絃細而急故先絕也又覽冥訓云鬵珥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高注老鬵上下絲

於口故曰咡絲新絲出故絲脆商於五音最細而急故絕也咡或作珥蠶老時絲在身中正黃達見於外如珥也商西方金音也蠶午火也火壯金困應商商而已或有新故相感者也御覽八百二十五引春秋文耀鉤曰商絃絕蠶台絲往云絃將絕蠶含絲以待用也易乾九五疏造化之性陶甄之器非爲同類相感亦有異類相感者若慈石引針琥珀拾芥蠶吐絲而商絃絕銅山崩而洛鍾應其類頗多難一一言也

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

呂氏春秋冬與夏不能兩刑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有虧○御覽八百三十九引作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乎此可畏也初學記二十七引作禾實於野粟郵誽於倉皆奇怪非人意者也

蕪荑生於燕

淩云通志蕪荑曰蕪姑曰藪唐曰姑榆爾雅云莁荑蔱薔榆類也實似榆莢臭如犼可作醬輿案此爾雅釋木之無姑其實夷者也亦作無夷本草云蕪荑一名無姑主去三蟲陶注令椎出高麗狀如榆莢氣臭如犼彼人皆以作醬食之性殺蟲置物中亦辟蛀但患其臭急就篇云蕪荑鹽豉醯酢醬莁荑乃草類別一物

橘枳死於荆

淩云周禮攷工記橘踰淮而北爲枳淮南子江南橘樹之江北而化爲橙

此十物者皆奇而可怪

俞云上文有八物無十物也蓋由淺人誤分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爲四事耳其誤顯然不可不正輿案此或

有脫文如淮南泰族訓云蛟龍伏寢于淵而卵割于陵螣蛇雄鳴于上風雌鳴于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又天文訓云日至而麋鹿解月虛而魚腦流麒麟鬭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呂氏春秋精通篇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皆其比也○官本云而可他本作可而非人所意也夫非人所意而然既已有之矣○官本云他本已作以或者吉凶禍福利不利之所從生無有奇怪非人所意如是者乎○藝文類聚八十引作禍福利害無有奇怪乎此等可畏也等字疑衍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凌云鄭康成曰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者畏聖人之言彼豈無傷害於人如孔子徒畏之哉如與而同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殃之來有由不知其端則命之自然而已呂覽應同篇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安知其所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俞云校讀爲效謂不必立

有效驗也默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主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天啟本主作上凌本同不然其來逮人殆無以異不字疑衍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唯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奈何如廢郊禮盧云如與而同郊禮者人所最甚重也人上疑脫聖字廢聖人所最甚重而吉凶利害在於冥冥不可得見之中雖已多受其病何從知之故曰問聖人者問其所爲而無問其所以爲也問其所以爲終弗能見不如勿問問爲而爲之俞云當作問其所爲而爲之所不爲而勿爲是與聖人同實也何過之有詩云不騫不忘率由舊章○天啟本作不愆凌本同盧云詩攷正作不騫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從之也俞云

各字乃者字之誤修字乃循字之誤循誤爲脩因誤爲修矣此引詩而釋之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者有循從之也有與又通循字解率字之義從字解由字之義言舉先聖人之故文章又循而從之是謂率由舊章也○天啟本故下脫十七字此言先聖人之故文章者雖不能深見而詳知其則猶不知其美譽之功矣盧云不知錢疑是不失之誤今郊事天之義此聖人故盧云此下文脫錢云郊祭篇中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起當接此處與案天啟本下有云云二字注今依淩本從錢說移正故古之聖王當衍此五字與上接文章之最重者也前世王莫不從重栗精奉之以事上天至於秦而獨闕然廢之○天啟本闕作曠官本云闕他本作曠一何不率由舊章之大甚也淩云文獻通考秦始皇既并天下三年一郊按自秦始皇有三歲一郊之制漢文在位始親郊雍畤及渭陽五帝各一而已景帝不親郊武帝元光後常三歲一郊昭帝不親郊宣帝神爵以前十三年不親郊以後間歲一郊元成如之蓋西京郊祀若雍五時若甘泉太乙皆出於方士祈福之說而非有古人報本之意故三代之禮制至秦漢蕩然禮之大者莫重於郊漢承秦弊

廢郊禮董生之論其警漢深矣。凌本何下有其字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漢武以求仙之故用方士言有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諸祀成帝世始議罷之王莽祀諸神至千七百所所謂百神無益者邪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盧云祭而地神者文有訛脫此指不郊猶三望之類凌云僖三十一年傳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俞云當作不祭天神而祭地神者春秋譏之蓋郎譏不郊而望之類。地天啟本原注云疑是他字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故未見秦國致天福如周國也。凌本天作大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凌本云作日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上也字疑作之。凌本人字下有事字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於駢孕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王應麟云論語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繁露周書武寤篇儲綱案尹氏八士注云武王賢臣晉語文王詢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以董與周之言考之當在文武時[illegible]凌云論語疏

鄭元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白虎通云質家積於仲文家積於叔論語曰周有八士不積於叔何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于伯季明其無二也　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爲也漢書郊祀志劉向云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天啟本此上有今字　今秦與周俱得爲天子而所以事天者異於周以郊爲百神始始入歲首必以正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敢於地先貴之義也於疑當作爲董不取天地合祭之說其旨尊陽而抑陰故先天而後地　夫歲先之與歲弗行也相去遠矣天下福若無可怪者福字疑誤然所以久弗行者非灼灼見其當而故弗行也。天啟本者作也典禮之官常嫌疑莫能昭昭明其當也今切以爲其當與不當可內反於心而定也切疑作竊堯謂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也今身有子孰不欲其有子禮也聖人正名名不虛生天子者

則天之子也以身度天獨何爲不欲其子之有子禮也也耶同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其天二字當有一衍錢云此下似當接郊祀篇中周云

宣王時一條此下所闕曰云云似非論郊之文俞云按郊語郊義郊祭郊祀四篇實止一篇殆由後人欲取足崇文總目八十二篇之數以意妄分之耳其文多錯亂盧註訂正已多上文今郊事天之義此聖人故以下文脫當云此古聖人文章之最重者也盧以郊祭篇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接之文氣一貫於是自篇首至此文始可讀然至此處天何必善之下接所聞曰天下和平云云仍有脫誤今考定其文合四篇爲一錄之如下云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天何必善之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何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惟祭天爲越喪而行事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顛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孫畜萬民民未徧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孰貴於天子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不食父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而

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
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之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
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
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郊辭
也其下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
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
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何遽平乎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
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
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
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
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
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未洽者不可
以郊乎所聞曰天下和乎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
也天下所未和乎者天子之敎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
於彼矣故曰悅有慶賞嚴於刑罰疾於法令周宣王時天下旱歲
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
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擧靡愛斯牲珪璧旣卒甯莫我聽旱
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
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甯丁我躬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

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天若不予是家者是家安得立爲天子立爲天子者天予是家天予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予也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間不可以接天何哉故春秋凡譏郊未嘗譏君德不成于郊也及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敘逆於禮故必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郊因先卜不及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卜郊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尙不辟況他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於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卽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其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郊祝曰皇皇上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夫不自爲言而爲庶物羣生言以人心庶天無尤也天無尤焉而辭順恭宜可喜也右郊祀九句者陽數也又按郊祀之辭舊有脫誤今從盧校本

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此以聲近爲訓王

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于慶賞。官本于作有云疑作于嚴于刑罰疾于法令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四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五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　輿學

郊義第六十六

錢云此當爲論郊首篇且與下合爲一篇後人編次失之

郊義二字標題他篇所無錢云二字眞古篇名餘俱後人所分而爲之名非本書之舊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僖三十一年傳天子祭天何注郊者所以祭天也天子所祭莫重於郊四祭於宗廟桓八年何注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以疑作於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始字疑衍凌云淮南子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歲將更始玉篇紀思惠切歲名說文曰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徧陰陽十二月一次卽以其初郊郊必

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

此謂王禮也郊語及郊事對竝云天子郊用正月上辛禮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疏云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云郊之祭近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耜[illegible]耤蘄訖鄭康成則異於王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言郊用辛日者取齋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與謂董意以周魯郊天同在正月則適用子月歲首最尊是亦取陽氣新用事王用董信矣成十七年傳然則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注魯郊轉卜春三月言正月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首先之意白虎通郊祀篇五帝三王祭天一用夏正何夏正得天之數也天地交萬物通始終之正故易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祭日用丁與辛何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以接事昊天之日故春秋傳郊以正月上辛日尚書曰丁巳用牲於郊牛二續漢禮儀志上丁祠南郊是郊日用丁也案何及白虎通言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謂周亦用夏正與董不合五經

異義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魯於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卽已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檀弓正義引推董意蓋以天子必以上辛郊魯異天子惟郊須先卜觀鄰知者各篇皆言周言王者言天子之禮惟郊郊祀篇引春秋言君德是別言魯明矣郊天最尊故歲事用首今制則首宗廟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兪云衍一郊字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

郊祭第六十七

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此與王制合左僖三十三年傳特祀於生烝嘗禘於廟杜預注云宗廟四時常禮自如舊三年一禘乃特同於吉蓋古文說○御覽五百二十七下有不止郊祭者五字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董言郊不兼地地字當衍御覽五百二十七引無地字不謬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尙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爲越喪而行事白虎通爵篇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

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王制云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注云不敢以卑廢尊案宣二年十月天王崩三年正月卜郊春秋不譏此文蓋說其義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俞云探乃深之誤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白虎通禮樂篇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乎羣臣學士殆習此誠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孫畜萬民漢書武五子傳壺關三老上書云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齊王儉議引春秋感精符王者父天母地民未徧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錢云先貴而後賤上當有禮者二字文脫也孰貴於天子天子號天之子也莊子人間世篇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又庚桑楚篇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奈何受爲天子之號而無天子之○盧云此下當接郊祀篇首一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以不食父

段爲人子者而不事父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共一百九十五字移此方踳合與秦凌本移今從之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凌云白虎通故論語曰予小子敢昭告於皇天上帝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法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大傳云文王受命六年伐崇史記同與此合白虎通三軍篇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何質家言天命己使己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爲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其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郊辭也此今文家說說郛載詩推度災云王者受命必先祭天乃行王事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此文王之祭天也定九年傳璋判白何注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是也竝以爲郊辭鄭箋則以爲宗廟之祭其

下曰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於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於豐今詩別在一篇以此辭者以用也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處央乎○央天啟本注云一作殃盧云處疑當作遽平淩本作平無乎字淩云此下當接四祭篇已受命而王至末此論郊與四祭無涉蓋申明先郊後伐之意與案四祭篇是此處重文若如淩本接入此下不合文理今不從之又此下原有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至疾於法令一段今移前篇

四祭第六十八淩云桓八年注四者四時祭也疏數之節靡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感四時物而思親也

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御覽五百二十五無所字其字初學記九引無之字其字天啟本孰作熟故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

蒸桓七年傳此周制四時祭名案王制春禴夏禘秋嘗冬蒸當是夏殷制白虎通宗廟篇宗廟所以歲四祭者何春曰祠者物微故祠名之夏曰禴者麥熟進之秋曰嘗者新穀熟嘗之冬曰蒸者蒸之爲言衆也冬之物成者衆○御覽五百二十五初學記九引此礿並作禴下同案周禮大宗伯注云禴夏禮疏引孫炎云禴者新菜可汋詩天保說苑修文篇亦作禴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祭先祖也○天啟本祭作祀凌本同過時不祭則失爲人子之道也○盧云人子舊本作天子誤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王制春薦韭桓七年何注薦尚韭卵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說文一種而久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礿者以四月食麥也王制夏薦麥何注薦尚麥魚始熟可汋故曰礿春秋說題辭麥之爲言殖也寢生觸凍而不息精射刺直故麥含芒事且立也○御覽五百二十五作禴者以四月煮麵餠也疑誤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王制秋薦黍何注薦尚黍豚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春秋說題辭黍者緒也故其立字禾入水爲黍爾雅穀以稷爲長蒸者以十月進初稻也王制冬薦稻何注薦尚稻雁蒸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蒸春秋說題辭

稻之爲言籍也稻冬含水盛其德也故稻太陰精含水沮洳乃能化也江旁多稻故其宜也月令章句十月穫稻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說苑修文篇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雁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凌云孝經注經常也利物爲義孝爲百行之首人之長德若三辰運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爲義也○以下原接已受命而王云云一段盧云此下當有脫文已受命而王云云與下篇文多相同不與此處承接順命篇中地之之菜茹瓜果以下六十三字或當在此今從之地之菜茹瓜果漢書食貨志還盧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易王莽傳雖生菜茹而人不食顏注菹云茹所食之菜輿案菜茹平列茹疑別是草類可食者地字有誤藝之稻麥黍稷菜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具祭物齋戒沐浴潔清致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以愛敬行之以恭讓亦殆免於罪矣○地之下六十三字元在順命篇雖闕且愚莫不昭然下今從凌本依盧說移正

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

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淩本曰作云其下之辭曰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此與下郊祀篇文重淩本並移前郊祭篇末似未合黃氏日鈔引亦屬此篇知宋本如此今爲提行別出

郊祀第六十九

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於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

奠瘞靡神不宗凌云毛傳上祭天下祭地箋從郊而至宗廟瘞天地之神無不齋肅而尊敬之言徧至也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甯丁我躬凌云毛詩作耗斁下土斁與射通毛傳丁當也宜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中猶合也故有此災有此災云○官本他本有此災在愈恐懼之下誤愈恐懼而謹事天天若不予是家是家者安得立爲天子是家猶言商家周家之家○盧云舊是家不重今從大典本立爲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盧云此五字疑衍○天啟本不重天使是家四字是家天之所予也天之所使也○天啟本作是天之所予天天之所使也官本是下無家字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閒不可以接天何哉俞云其閒當作其家故春秋凡譏郊未嘗譏君德不成於郊也乃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敘逆於禮故必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凌云僖三十一年傳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注譏

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郊獨卜凌云傳三十一年傳禘嘗不卜又云卜郊非禮也注禮天子不卜郊疏三卜禮謂是魯禮○凌本無獨字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閔二年傳吉禘於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郊不辟喪喪尚不辟況他物盧云疑有脫誤郊祝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盧云舊本訛作言而已矣無各得其所以下四句今以大戴禮記公冠篇及博物志之文訂補與下所云郊祀九句合與宋王海九十二引繁露郊祀語至庶物羣生止下有云云二字夫不自爲言而爲庶物羣生言以人心庶天無尤焉○以人心上疑有脫字官本云焉他本作也天無尤焉而辭恭順宜可喜也右郊祀九句九句者陽數也句字始見此王應麟小字紺珠三云古者以一句爲一言一言蔽之曰思無邪揚之水卒章之四言秦漢以來眾儒訓詁乃有句稱錢云郊祀亦當爲郊祝凌云樂稽耀嘉郊祀之辭九句九陽數

也輿案玉海亦作郊祀

順命第七十黃震云言天子之義畏天之說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俞云當作祖者父之天也故下文曰天者萬物之祖無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萬物之祖觀德篇云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對冊云天者羣物之祖也莊子達生篇天地萬物之父母也白虎通天地篇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白孔六帖一引黎幹云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萬物非天不生後漢書劉陶傳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莊子達生篇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父當作天公羊何注王者尊稱天子衆人卑稱母子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穀梁莊三年傳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案此篇兩用穀梁傳蓋師說同與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又見三代

改制篇孟子曰天子一位下云次有五等之爵則董亦以天子爲最尊之爵號淩云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德明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又天子者繼天理物改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萬民至尊之號也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爲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國邑莊十年傳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淩云民當作名兪云當作氏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盧云世下疑脫二字謂之閽盜而已淩云襄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傳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文十六年傳弒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賤者謂士也其尊至德〇錢云至德疑是至尊官本云他本其作甚輿案當作至高奉本篇云至尊且高巍巍乎不可以加矣其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春秋列序位尊卑之陳累累乎可得而觀也雖闇且愚莫不

昭然。各本地之菜茹瓜果至殆免於罪矣一段在此處今移四祭篇公子慶父罪亦二字疑有誤或下有脫文不當繫於國以親之故爲之諱而謂之齊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閔元年冬齊仲孫來傳齊仲孫者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曷爲外之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盧云而謂舊本作而諂母之國五字訛誤今改正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臣子大受命於君穀梁莊元年傳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君子大受命辭而出疆唯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盧云之字疑當在專字下安疑是鞏字鞏盟卽成二年及齊國佐盟於袁婁者是發辭而專之卽其對晉人者是也輿案安之句下有脫文疑是公子結及齊侯宋公入字見莊十九年傳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

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禮喪服傳君者天也父者天也夫者天也又曰婦人無二天○盧云舊本下有不天亦可四字係衍文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定十三年傳孔廣森云時荀寅士吉射作亂攻趙氏趙鞅奔晉陽興師以拒二子君為之逐荀士而復鞅其復有君命故以歸言之其出無君命故以叛言之鞅自以與寅吉射情有曲直而春秋之誅壹施之此臣道之大防也後世蕭高宇文之徒猶託名清君側之惡為義師者惟春秋之教不明而亂臣賊子不知所懼也興案明史可法不從幕客言舉兵誅馬阮清君側之惡以為如此安得為純臣覬覦[illegible]殆篤守春秋之教者邪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其以妾為妻也其以妾為妻奈何蓋脅於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注僖公本

聘楚女爲嫡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與案禮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嫡先至國君冕而親迎媵後至侯迎于城下詩云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易林云季姬踟躕結衿待時是其事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桓十八年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傳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注時夫人淫於齊侯而譖公故云爾**曰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案爲人者天篇有傳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於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一節疑是此處錯簡本篇下文與上不類當別爲一篇

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淩云集解順吉逆凶天之命也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深遠不可易則聖人之言也與案大人謂在位者○各本不提行今從淩本**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天啟本無其字**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淩云宣三年經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注譏宣公養牲不謹敬不潔清而災重事至尊故詳錄其

簡其鼷鼠食其角淩云成七年經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注鼷鼠者鼠中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愼鼷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悟重有災也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猶字疑有誤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爲也句疑有誤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見字疑誤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殺君子殺父淩云殺當作弒皆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盧云六字亦疑衍文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盧云大人疑衍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愼盧云疑當有一與字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之

俱言其可畏也

郊事對第七十一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作郊祀對

廷尉臣湯昧死言盧云舊本有曰字古文苑無淩云史記張湯者杜人也爲廷尉正義曰百官表曰廷尉秦官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春秋元命包王者置廷尉讞疑刑官之平下之信也尉者尉民心撫其實也故立字士垂一人詰屈折著爲廷示戴尸首以寸者爲言寸度治法數之分示椎尸稽於寸舍則法有分故爲尉示與寸尸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故猶今言前某官也後漢書應劭傳故膠西相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此其一也今人言故則屬之死者矣淩云蔡邕曰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制書也古者上下共稱之至秦天子獨以爲稱漢因而不改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淩云郊特牲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曰辛之爲言自新絜也鄭元日用辛日者爲人當齋戒自新絜也○漢魏本者上有日字禮三年喪不祭其先

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繭栗史記武帝紀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等議天地牲角繭栗淩云漢書顏注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宗廟之牛握淩云王制注握謂長不出膚賓客之牛尺〇盧云古文苑三句之牛下皆有角字輿案漢魏本亦有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引傳爲春秋漢世常有此例文十三年傳周公用白牡注白牡殷牲也於郊故謂之郊周禮鄭注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也〇淩本作白牲牲下司帝牲在滌三月宣三年傳帝牲在於滌三月注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帝皇天上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淩云郊特牲注犢者誠愨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爲貴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淩云孔疏小馬之駒小牛之犢周禮注養牛羊曰芻若犬豕則曰豢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也〇盧云白牡舊作白牲誤

今改正下同與秦文十三年傳閩監毛本並作白牲惟唐石經作牡天啟本及漢魏本並作白牲下魯祭周公用白牡同凌本無湯字也字

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天啟本有曰字淩本同周天子用騂犅文十三年傳魯公用騂犅注騂犅赤脊周牲也○天啟本犅作剛下同群公不毛文十三年傳群公不毛注不毛不純色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立而在襁褓之中

此與書金縢不合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則年在既冠後也五經異義引古文尚書說成王即位年十三新書修政篇則云成王六歲即位然幼在襁褓見于禮記尚書大傳史記魯世家及蒙恬傳淮南要略訓後漢桓宥傳竇憲疏等書而漢武命畫周公負成王圖以賜霍光則其說由來已久今所傳漢圖有周公稱成王圖成王正立居中周公魯公觸身誥方居左當是仿武帝圖憙鶴之光傳負字或輔之說家語圖趙焉孔子謂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不足信謐周章傳說身非負圖之記爰弁設用方苞疑禮記等書皆劉歆增竄其詞甚辨崔述亦云唐叔成王母弟周公之東也唐叔實往歸禾則成王非幼蓋成王居喪周公以冢宰聽政後人但聞周公攝政遂誤以成王爲幼耳輿案成王在襁褓又見賈誼保傅篇蓋指成王爲太子時言之非即位時事諸家或因此致誤亦未可知至王莽居攝自擬周公孺子嬰年在襁褓謂成王幼少自易傅會概以爲劉歆

增竄或未必然續漢書輿服志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晏居故施袍晉書輿服志革帶古之鞶帶也謂之鞶革其有囊綬則以綴於革帶八坐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至今以爲朝服疑皆因褓襁二字傅會○官本及漢魏本立竝作幼官本云他本誤作立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凌云大雅抑之詩言受人之德必有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凌云文十三年注白牲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爲差攷工記注魯廟有世室牲有白牡此用先王之禮按周天子純赤魯公赤脊故不同也臣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天啟本無臣字凌本同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盧云祭郊疑倒臣仲舒對曰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盧云於天道三字舊脫以古文苑補輿案漢魏本亦有無下故字故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

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犅○玉海九十二引犅作剛漢魏本同周色上赤○漢魏本上作尚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凌云文十三年注牲用騂尚赤也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兪云此本作或以鶩當鳧鳧當鶩可用否故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又曰奈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可證此文之誤輿案御覽九百一十九引作張湯問仲舒曰祠宗廟或以鳧當鶩可不仲舒對曰○漢魏本句上有臣字鶩非鳧鳧非鶩也凌云爾雅舒鳧鶩舍人注鳧家鴨鶩野鴨也埤雅尸子曰野鴨爲鳧家鴨爲鶩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如淳曰漢儀注伏飛具矰繳以射鳧雁給祭祀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愼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漢書郊祀志王莽時自天地六宗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鶩鴈犬當麋鹿以承大廟不亦不稱乎凌云稱讀如稱物平施之稱臣仲舒愚以爲不可臣犬馬

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幸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凌云漢置九卿一曰太常二曰光祿三曰衛尉四曰太僕五曰廷尉六曰大鴻臚七曰宗正八曰大司農九曰少府是爲九卿也董仲舒傳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獨斷朝廷者不敢斥君故曰朝廷○天啟本無臣字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昧死以聞凌云獨斷云漢承秦法群臣上書皆言昧死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昧死漢魏本作冒死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五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六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　輿學

執贄第七十二

此篇不言士庶人之贄疑有缺文曲禮說苑白虎通並詳之

凡執贄天子用暢 莊二十四年注凡贄天子用鬯說苑修文篇天子以鬯爲贄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暢爲贄盧云暢與鬯同淩云暢鬯古今字 **公侯用玉** 莊二十四年注諸侯用玉淩云曲禮疏公侯伯用圭子男用璧也 **卿用羔大夫用雁** 白虎通瑞贄篇卿以羔爲贄羔者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雁爲贄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又朝聘篇卿執雁取其跪乳有禮也 **雁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俶然有行列之治** 說苑修文篇大夫以雁爲贄雁者行列有長幼之序故大夫以爲贄莊二十四年注雁取其在人上有先後行

列儀禮士相見禮注雁取知時飛翔有行列詩王風將其來施施毛傳施施難進之貌釋名釋親屬叔亦俶也見嫂俶然卻退也俶與踧同一切經音義十三引字林踧踖不進也惟有先後行列故若卻退而不敢競進○官本俶作淑云他本作俶**故大夫以爲贄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諦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白虎通衣裳篇羔者取其跪乳遜順也○御覽九百二食作飲淩本無於字**故羊之爲言猶祥與故卿以爲贄**莊二十四年注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類死義知禮者也白虎通卿大夫贄古以麑鹿今以羔雁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雁有行列也淩云譙周法訓羊有跪乳之禮後漢書注韓詩內傳小者曰羔大者曰羊說文羊祥也○盧云羔有角之上舊本有羔乃其類天者天之道任陽而不任陰王者之道任德而不任刑順天也凡二十七字係衍文又後漢書章懷注所引類好仁者無好字殺之不諦作不嘷必跪而受之無而受之三字案諦與啼同荀子禮論篇哭泣諦號楊倞注引管子豕人立而諦**玉有似君子**○黃氏日鈔似下有平字**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

何者吾未如之何也矣朱子注論語云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詞此以如之何為問人之詞與熟審意亦相通陸賈新語辨惑篇引以為指世亂言之別一義○凌本末作莫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為遠功而近有災是則不有盧云四字疑輿案有與友同言羞問者之病如此故聖人不與相親友也釋名釋言語友有也相保有也荀子大略篇友者所以相有也白虎通綱紀篇友者有也古者謂相親愛為有左昭六年傳宋向戌謂華亥曰女喪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汝何有注言人不能愛汝也又左昭二十年傳是不有寡君也注有相親友也宣十五年傳中國不救狄人也不有是以亡也與此不有字義正同玉至清而不蔽其惡莊二十四年注玉取其至清而不自蔽其惡○天啟本清作親凌云清王本作新內有瑕穢必見之於外荀子德行篇瑕適並見情也說苑修文篇圭者玉也有瑕於中必見於外凌云廣雅云瑕裂穢也鄭元曰瑕玉之病也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潤而不污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禮記夫昔者君子比德如玉焉

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說苑雜篇管子水地篇不殺亦作不劌初學記二十七引五經通義曰玉有五德溫潤而澤有似于智銳而不害有似于仁抑而不撓有似于義有瑕于內必見于外有似于信垂之如墜有似于禮白虎通瑞贄篇引禮王度記曰玉者有象君子之德燥不輕溼不重薄不橈廉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寶之**堅而不硻**盧云硻與硜同本一作磨與案荀子法行篇堅剛而不屈管子水地篇夫玉堅而不蹙義也**過而不濡**過字無義疑溫字之誤溫近于柔與堅對文言溫潤而不濡弱也莊二十四年傳注內堅剛而外溫潤禮記聘義詩秦風管子水地篇竝以溫說玉下文視之如庸謂溫展之如石謂堅也**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三字疑衍文或是原注混入**搔而不可從繞**盧云本一作橈疑非是俞云從衍文橈者撓之段字搔而不可撓卽荀子法行篇所謂折而不撓也漢書枚乘傳足可搔而絕然則搔與折義亦相近與案管子水地篇折而不撓勇也說苑修文篇薄而不撓一作橈**潔白如素而不受汙**莊二十四年注潔白而不受汙凌云致工注素白采也**玉類備者**盧云備者疑當作備德者與案玉字衍莊二十四年注有似乎備德之君子**故公侯以為贄**白虎通公侯以玉為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溼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

說苑修文篇諸侯以圭爲贄圭者玉也**鬯有似於聖人者**俞云聖人下當疊聖人二字下所說皆聖人之德也至鬯亦取百草之心始說鬯之似聖人然則此當作聖人者明矣上文云鴈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亦疊長者二字正與此一律**純仁濬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爲德音**擇疑積之誤**發於事者盡爲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白虎通攷黜篇鬯者芬香之至也又云芬香條鬯以通神靈孫詒讓曰陽當作鬯與案此積字疑衍易文言美在其中而鬯於四支故云美鬯**鬯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戴望云百香之心當作百草之香獨末之三字衍文孫詒讓云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云百末旨酒布蘭生顏注云百末百草華之末也以百草華末雜酒故香且美也事見春秋繁露然則此云獨末之與百末之文正合顏謂事見繁露亦正指此非衍文明矣**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鬯于天**白虎通攷黜篇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錐辭而合釀之成爲鬯王度記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芭蘭士蕭庶人艾說文鬯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鬱下云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通典引說文云鬱芳草[illegible]醽醇旣醲酴醨○各本作鬯天子盧云天子錢疑是于天之訛今

改

其淸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爲贄而各以事上也通典七十五杜佑說云天子無客禮亦有贄者明其事神祇之道故須贄以表心故巡狩至於山川有所告之用鬯酒盛以大璋中璋觀贄之意可以見其事莊二十四年注鬯取其芬芳在上臭達于天而醇粹無擇有似乎聖人故覗所執而知其所任矣

山川頌第七十三

山則巃嵸㠑崔摧嵬嶵巍盧云案說苑襍言篇作巃嵸㠑嶵此疑有衍文淩云上林賦注巃嵸崔巍皆高峻貌巃力孔切嵸音總南都賦注嶵嵬山石嶵嵬高而不平也㠑魯偉切山貌俞云此本作山則巃嵸㠑嶵說苑雜言篇作夫山巃嵸㠑嶵卽本此文可證也因傳寫之本不同或作巃嵸崔嵬或作巃嵸摧巍而後人誤合之於是作㠑崔摧嵬嶵巍矣一聲之字不應壘用其誤可知上林賦於是崇山矗矗巃嵸崔巍亦本此文並可爲證○天啟本摧嵬作嵬崔漢魏本作山則巃嵸㠑摧嵬崔嶵巍黃氏日鈔與今本同久不崩陁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盧云川字

疑衍**寶藏殖**說苑雜言篇夫山龍嵸纍嵬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萬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官本云殖他本誤作蒩**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樹小者可以爲舟輿浮瀶**盧云疑桴楫之誤與案淮南主術訓大者以爲舟航柱梁小者以爲楫楔王念孫云楫楔集韻引作棲楣小梁也亦見莊子在宥篇案浮瀶無義疑亦棲楣之訛桴楫則與舟複矣○淩本瀶作楫**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鑣則艾**盧云折疑當作持淩云爾雅斫謂之鐯注钁也御覽風俗通鎌刀刈葵**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荀子堯問篇其猶土也深抇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說苑臣術篇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不言猶功多而不自以爲德也荀子作不息蓋不惪之誤家語作不意亦非韓詩外傳說苑臣術篇竝作不言尚書大傳夫山草木生焉禽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爲四方皆伐焉每無私予焉藝文類聚北堂書鈔竝引墨子云民衣焉食焉家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故翟以地爲仁藝文類聚十引韓詩外傳曰仁者何以樂山山者

萬物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殖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吐生萬物而不私焉出雲導風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山

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官本云高他本誤作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凌云泰音大官本云上他本誤作正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孫詒讓云意疑當作悳形近而誤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凌云毛傳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太師具俱瞻視也

水則源泉混混沄沄○盧云古文苑作泫泫官本云沄沄他本誤作汒汒輿案黃氏日鈔作沄沄說苑雜言篇作泉源潰潰淮南原道訓混混滑滑濁而徐清凌本不提行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盧云說苑雜言篇凡既字皆作其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說苑作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與此微異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荀子宥坐篇綽約微達似察說苑雜言篇綿弱而微達似察○天啟本小間作小問凌本

同誤韓詩外傳三及說苑並作小間官本云他本微作嶽**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知字似未合荀子宥坐篇其萬折也必東似志家語三恕篇發源必東此似志卽用荀子文知疑志之誤說苑雜言篇云其萬折必東似意意亦當作志又說苑云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淩云奏音走○黃氏日鈔奏作養似誤**障防山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盧云說苑作障防而清古文苑山而作止之孫詒讓云山當卽之字隸書相近而誤而能二字古通必有一衍輿案外傳與說苑同漢魏本作鄣防止之能淨淨**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荀子宥坐篇以出以入以就鮮潔似善化說苑雜言篇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家語以出以入萬物就此化潔此似善化也**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疑猶恐也列女傳貞順篇夫人守節流死不疑義與此同荀子宥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家語同懼亦疑也說苑雜言篇作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文選謝靈運還舊園注引繁露作赴千仞之壑而不旋似勇者作旋亦通○外傳三入而不疑作蹈深不疑漢魏本無入字天啟本入作石**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天啟本困作困注云或是困**咸得之而生失之而**

死既似有德者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夫水大偏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求雨第七十四

漢藝文志雜占有請雨止雨二十六卷未知何人所譔藝文類聚一百御覽三十五竝引神農求雨書是其來久矣同類相動篇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止雨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神也而疑於神者其理微妙也通典四十三引此篇作董仲舒春秋

春旱求雨淩云春秋考異郵旱之爲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令縣邑以水日禱社稷山川家人祀戶淩云通考後漢制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詔少府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長官以次行雩禮論衡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牲於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雩一也禮祭也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爲位主心事之爲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修壇設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氣儻如生人能飲食乎故其響

香進旨酒嘉區區惓惓冀見答享推祭社言之當雩二也月令注中霤禮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一腎爲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略於祭宗廟之儀○天啟本作以水日令民禱社家祀戶盧云舊本作令民禱社家人祀戶今以通典增改所謂家人卽民也不可民與家人並言又社稷山川縣令之所宜禱故定從通典輿案藝文類聚一百御覽三十五引並作以水日令民禱社家人祠戶是唐宋本已如此**無伐名木無斬山林**凌云周禮注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暴巫**凌云檀弓吾欲暴巫而奚若注暴之是虐之也巫能接神亦覦天哀而雨之漢書郊祀志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也○御覽三十五暴作曝字同**聚尫**○御覽三十五引尫作蚳各本同藝文類聚一百引作尫今據改**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爲四通之壇**凌云三禮圖雩壇在已地封禪書爲壇開八通之鬼道索隱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云壇有八陛通道以爲門**方八尺植蒼繒八**凌云字林曰繒帛總名禮說含文嘉云天子三公諸侯皆以三帛以薦玉宋均注其殷禮三帛謂朱白蒼象三正**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凌云春秋元命包酒旗主上尊酒所以侑酒也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

乳以哺人禮運故元酒在室疏元酒謂水也以其色黑故謂之元而太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元酒周禮酒正辨三酒之物三日清酒注云今中山冬釀酒接夏而成膊脯陵云說文薄脯膊之屋上从肉専聲亡各切東方朔曰乾肉爲脯擇巫之潔清辯利者以爲祝陵云羣經音辨祝祭主贊辭者也○盧云舊本作清潔辯言利辭者又考宋本作清潔辨言又或作辨口輿案天啟本無爲字淩云爲字據後漢禮儀志注補入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隋志梁有董仲舒請禱圖當即此類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天啟本無生字王本同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天啟本無實字敬進清酒膊脯○天啟本敬下有起字王本同盧云劉昭注續漢志作脯膾再拜請雨雨幸大澍淩云自昊天至大澍見春秋漢含滋說文雨所以澍生萬物故曰澍音注藝文類聚一百引董仲舒曰廣陵女子諸巫無小大皆相聚其郭門外爲小壇以脯酒祭使移市市使門者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又令吏各往視其夫皆言利郎赴雨澍而止又曰江都相仲舒下內史承書從事其都閭吏家在百里內皆令人故行書告縣遣妻視夫賜巫一月租使巫求雨復使巫相推擇潔淨易數者祭跪祝曰天

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甘卽奉牲禱○通典下羞再拜請雨案自廣陵女子至祭跪今繁露所無有復再拜起四字藝文類聚一百與今本同天啟本無卽字淩本同**以甲乙日爲大蒼龍一長八丈居中央**月令疏蒼是東方之色按蒼龍卽青龍墨子貴義篇日者言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以戊己殺黃龍於中方然則此爲祭龍象其日所殺之龍而爲之與○盧云蒼本亦作青與案後漢郎顗傳注作蒼丈作尺**爲小龍七各長四丈**通典七作十郎顗傳注作五丈作尺**於東方皆東鄉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淩云鄭注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通典後漢行雩禮以求雨與土龍立土人舞童二佾案以下人物之數悉本五行之數如春爲東方屬木木之成數八故人物之數皆八也　群經音辨青東方色也**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淩云說文嗇愛嗇从來从㐭來者㐭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風俗通嗇省也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役賦**鑿社通之於閭外**

之溝淩云漢書顏注溝街衢之旁通水者也○鑿天啟本作諸里通典作里無之於字及下之字取五蝦蟇淩云急就篇水蟲科斗䵷蝦蟇顏注蝦蟇一名蟼大腹而短腳焦氏易林蝦蟇群聚從天請雨集聚應時轔雨得其所願錯置社之中○天啟本作錯置秘中通典作置社中藝文類聚置作里宮本云社他本誤作秘淩云據禮志補之字池方八尺深一尺淩云孔安國曰停水曰池○天啟本作二尺置水蝦蟇焉通典無此五字疑是衍文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天啟本祝作祀取三歲雄雞與三歲豭豬○天啟本無豭字淩云據禮志補豭字釋文音家方言云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豭字鑑豭尋於切說文豕而三毛叢居者從豕者聲五經文字云從犬作猪者訛皆燔之於四通神宇○通典四下有方字下同令民闔邑里南門○天啟本無民字通典民作人避唐諱淩云民字據禮志補置水其外開邑里北門○天啟本無邑里二字淩本有里字云據禮志補具老豭豬一置之於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豭豬一○天啟本一在置下淩本同聞鼓聲○淩本聞下有彼字據禮志補皆燒豭

豬尾。天啟本無豭字取死人骨埋之。通典無死字開山淵積薪而燔之藝文類聚一百引神農求雨者曰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爲青龍又爲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爲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雨命爲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爲白龍又爲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處闔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曝之曝之不雨神山積薪擊鼓而焚之御覽三十五亦引神農求雨書云春甲乙不雨東爲青龍又爲火龍東方老人舞之壬癸黑雲興乃雨又曰北不雨命巫祝而曝之不雨禱山神積薪具擊鼓而焚之樂稽耀嘉開神山神淵積薪夜擊鼓噪而燔之管子水出地而不流者命之曰淵。天啟本無之字凌云據禮志補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疑當作決瀆之不行者通典無此六字。天啟本通上有決字凌本同幸而得雨報以豚一酒鹽黍財足凌云世本夙沙氏煮海爲鹽漢書顏注財纔古通用。天啟本作以豬一無報字官本同云他本作報以豚一以茅爲席毋斷凌云南山經白菅爲席注菅茅屬也鄭注序官敷陳曰筵藉之曰席夏求雨凌云漢舊儀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以賽各如其常牢禮也四月立夏旱乃求雨禱雨而已後旱復重禱

而已訖立秋雖早不得禱求雨也

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祀竈淩云中霤禮記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西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一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説文周禮以竈祠祝融淮南子炎帝作火官死爲竈神莊子云浩竈神也如美女衣赤雜五行志曰竈神名禪字子郭黃衣夜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兇惡市豬肝泥竈令婦孝○天啟本無縣字據禮志及藝文類聚一百引有縣字是唐本不誤與盧云舊本與各書所引凡祀與祠並參雜不一今姑仍之下放此與案通典及御覽三十五引祀作祠藝文類聚與今本同天啟本祀作祝通典竈下有神字

無舉土功更火浚井淩云漢書注浚抒治之也音峻釋名井清曰泉清潔者也世本伯夷作井○盧云火本一作大與案藝文類聚火作水疑是

暴釜於壇曰杵於術淩云易繫辭斷木爲杵掘地爲臼雜記杵以梧注所以擣也漢書刑法志圜圖衕路注如涫曰衕大道也一切經音義注蒼頡篇邑中道曰衕道路也漢禮器制度釜受三斛或云五斛與案暴釜何以於壇疑有誤字通典與令本同壇作檀藝文類聚引作曝釜甑杵日于衕御覽三十五引作暴釜鬲杵曰于衕壇疑鬲之誤又衍上於字耳○淩云王本釜作金

七日爲四通之壇於

邑南門之外〇天啟本無之字凌云據禮志補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膊脯〇藝文類聚無具字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辭〇盧云辭當依下文作祠通志無此字以丙丁日爲大赤龍一長七丈〇藝文類聚作長各七尺居中央又爲小龍六各長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〇天啟本長字在各上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凌云鄭注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具酒脯〇藝文類聚及天啟本竝無具字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初據上下文祝齋下當有三日二字取三歲雄雞豭豬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通典後漢求雨閉諸陽衣皁興土龍立土人舞童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〇天啟本無也字凌云據禮志補

季夏禱山陵以助之土爲季夏故別舉其法令縣邑十日壹徙市○藝文類聚季夏作季春誤無十日二字天啟本淩本同今從盧本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通志漢武帝元封六年旱女子及巫丈夫不入市○藝文類聚男子作男女家人祠中霤淩云中霤禮記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云無舉土功○天啟本舉作興淩本同聚巫市傍爲之結蓋○藝文類聚無此四字傍天啟本作傷疑之誤傷爲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藝文類聚繒作幡其神后稷祭之以母䬁五○盧云母䬁舊脫今以劉昭注及通典增補淩本作母肫劉逢祿云王本缺母肫二字今据元本藝文類聚劉昭注及通典增補輿案通典注云母音模禮謂之湄母䬁音移周禮曰䬁食玄酒具清酒膊脯令各爲祝齋三日盧云令各爲三字疑衍輿案通典有藝文類聚無衣黃衣皆如春祠○通典皆上有餘字是藝文類聚祠作辭以戊己日爲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四官○

本云他本四作五輿案通典與今本同藝文類聚無四字各長二丈五尺於南方○通典南方作中央藝文類聚作長各三丈五尺無下三字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淩云鄭注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意林風俗通禮云十尺曰丈成人之長也夫者膚也言其智膚敏宏敎也故曰丈夫○藝文類聚丈夫作土姓天啟本無皆字類聚有老者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天啟本無老者二字通典無五人二字兪云聚珍本云他本無老者二字今以文義求之無此二字者是也據下文冬求雨用老者六人則季夏之月不得亦用老者一也且上文於春云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於夏云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於秋云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於冬云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是舞之者或小童或壯者或鰥者或老者皆擇用民間之人而立之者或田嗇夫或司空嗇夫或司馬或尉者皆在官之人也此乃用丈夫五人舞之老者五人立之於義不合二也然則此文宜如何曰此文直云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所謂五人非如丈夫五人以數計

也五人乃當時有此名目其字本作伍漢酷吏尹賞傳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史亭長里正父老伍人是伍人與亭長里正同類此所謂衣黃衣而立之者即其人也作五者古字通耳後人不達其義謂五人是以數計之則五人之上不得無文臆加老者字而古制失矣輿案藝文類聚一百引亦作老者五五人是唐本己如此

亦通社中於閭外之溝○天啟本社下闕一字中下闕一字孫鑛云宋本俱闕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天啟本蝦上有取字淩本同他皆如前○盧云舊本此下有一段云神農求雨第十九曰戊己不雨命為黃龍又云為大龍壯者舞之季立之又曰東方小童舞之南方壯者西方沽人北方口人舞之共四十八字續漢志注無之此疑後人隨意附注不得以間雜本書其第十八九曰此書十九篇中之語也舊本曰作日亦訛輿案天啟本有此四十八字西方沽人下注未詳北方下注云疑少一字盧所見作空方格神農求雨書藝文類聚所載較詳引見上

秋暴巫尪至九日○天啟本無尪字淩云據禮志補無舉火事淩云漢昭帝紀夏旱大雩不得舉火注臣瓚曰不得舉火抑陽助陰也無煎金器○天啟本無無字淩本同家人祠門淩云中霤禮祀門之禮北

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於俎南又設盛於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官本祠作祀云祀他本作祠)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方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少昊(○盧云舊本作太昊訛今依通典改正官本作太云通典作少昊)祭之以桐木魚九(初學記二御覽十一並引淮南子曰董仲舒請雨秋用桐木魚)名酒具清酒膊脯衣白衣(淩云群經音辨白西方色也與案衣白衣上疑當有祝齋三日四字)他如春以庚辛日爲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間相去九尺鰥者九人(淩云鄭注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官本云他本闕馬字)衣白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皆如前

冬舞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祠官本作祀云他本作祠)無壅水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通典爲上有各字)方六尺植黑繒六其神名

冥凌云五行記顓頊爲元冥御覽漢舊儀祠五祀謂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皆古聖能治成五行有功者也鄭注月令元冥少皞氏之子曰修曰熙爲水正祭之以黑狗子六乎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爲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又爲小龍五○天啟本無又字五字凌本無又字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凌云鄭注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成數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皆如春○盧云趙疑皆字上脫方六尺深一尺他七字輿案通典與今本同天啟本無皆字凌本同四時皆以水日○天啟本無日字官本云通典下有日字凌本不提行爲龍必取潔土爲之結蓋龍成而發之文選應休璉與岑文瑜書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注引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用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山海經曰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凶犁土邱應龍處南極殺蚩

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今之土龍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論衡亂龍篇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illegible]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風雨自至又云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又死偶篇云董仲舒請雨之法設土龍以感氣夫土龍非實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誠不顧物之眞偶也又定賢篇云仲舒信土龍之能致雲雨蓋亦有以也又案書云孔子終論定于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龍必將有義未可怪也白孔六帖二初學記二引許愼淮南子注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龍雲從龍故致雨也案劉子駁掌雩祭典土龍事[illegible]是以土龍漢時沿用此云爲龍象之而已非眞龍也程明道行狀云上元之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間命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案遺書但言捕二龍持歸爲小兒玩之至死今浙江鄞天井山有五龍靈蹟有求子山者或得蛇或得蜥蜴或得蛙皆足以致雨往往而驗觀[illegible]殆因土龍而傳會者與四

時皆以庚子之日○淩本四時提行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匿○盧云續漢志注作欲藏而居女子欲和而樂淩云樂稽耀嘉凡求雨男女欲和而樂○

盧云此下舊有神農書又曰開神山神淵積薪夜擊鼓譟而燔之爲其旱也二十三字案此段亦非本文今改作小字附注於此以備考神農書舊本脫農字今增旱或一作卑輿案天啟本有此二十三字旱作卑

止雨第七十五

淩云西京雜記京都大水祭山川以止雨丞相御史二千石禱祀如求雨法

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塞水瀆淩云玉篇說文曰瀆溝也一曰邑中溝絕道蓋井禁婦人不得行入市令縣鄉里皆掃社下縣邑若丞合史嗇夫三人以上史○淩本史作吏祝一人鄉嗇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皆齋三日○盧云自此三日以下一百八十字各本闕聚珍本從大典補淩云王本別以第六王道篇年年之積至賢賢也春秋五十字錯簡於此今刪去重複輿案天啟本皆齋下缺數行注云宋本闕文數行又有年年之積云云至春秋五十字旁注云從宋本存之諸本闕下接恐傷五穀云云各衣時衣淩云春蒼夏赤秋黃冬黑具豚一淩云方言豚豬子也黍鹽美酒財足祭社擊鼓三日而祝先再拜乃跪

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嗟○盧云本作諾字誤天生五穀以養人今淫雨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清酒以請社靈幸為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於天天之常意在於利人凌云生五穀以利人與案常意二字疑倒人願止雨敢告於社祝祠與求雨大同郊祀篇所謂以人心庶天無尤也鼓而無歌至罷乃止凡止雨之大體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樂也開陽而閉陰闔水而開火凌云漢書仲舒治國以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師古曰謂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以朱絲縈社十周通典云成帝五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乃縈社擊鼓攻之御覽五百二十六引漢舊儀以云五儀莊諓元年儒衛奏施行董仲舒請雨事始令尚書丞相以下求雨雪曝城南舞童女禱天神五帝五年延蹤[illegible]始令諸官止雨朱絲縈社擊鼓助之衣赤衣赤幘三日罷御覽六百八十七引董仲舒止雨書曰執事者赤幘由是言之知不著冠之所服也[illegible]原[illegible]○各本三日並作言盧云末七字有訛

脫孫詒讓云言當作三日二字下文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大醒亦止是也今從之

二十一年八月甲申朔丙午武帝二十一年從建元元年起數之則元狩四年時仲舒免歸家居元鼎以前紀元並追稱故此不列年號耳○盧云本作庚申朔訛凌本不提行江都相仲舒告內史中尉凌云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任昉物原云諸官稱史亦自伏犧置史官始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陰雨太久○凌云以上俱補入恐傷五穀趣止雨止雨之禮廢陰起陽書十七縣八十離鄉離字疑有誤及都官吏千石以下夫婦在官者咸遺婦歸○盧云舊脫歸字今補女子不得至市市無詣井○天啟本詣作諸注云一作詣蓋之勿令泄鼓用牲于社祝之曰雨以太多以與己同五穀不和敬進肥牲以請社靈社靈幸為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於天天意常在於利民願止雨敢告鼓用牲於社皆壹以辛亥

之日書到卽起縣社令長若丞尉官長陵云百官公卿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各城邑社嗇夫里吏正里人皆出陵云百官公卿表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嗇夫職聽訟收賦稅至於社下餔而罷陵云餔音逋申時食也○官本云餔而他本誤作顯西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晅亦止盧云晅與晴同舊本作星誤案仲舒本傳所著百二十三篇中有條教一類此節殆其一也後人掇拾遺佚以類附此鄭康成注周官大祝引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瀐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亦不在此書中○官本天下有大字云他本無

祭義第七十六

五穀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爲人賜也性與生同○盧云舊本人賜倒錢改與案黃氏日鈔作天所以賜人宗廟上四時之所成陵云禮鄭注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盧云性疑當作至於祭之而宜矣於字疑誤宗廟

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春上豆實淩云桓四年注豆祭器名狀如鐙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士二三禮圖豆高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上畫赤雲氣諸侯飾以象天子加玉飾案御覽引禮圖豆以木受四升餘并同夏上尊實秋上杌實淩云說文杌古簋字○天啟本杌作杭冬上敦實淩云三禮圖敦有足其形如今酒樽法案聶注舊圖敦受一斗二升漆赤中大夫飾口以白金孝經鉤命決云敦規首上下圓相連豆實韭也春之所始生也尊實醴也戴校引錢大昕云尊當爲籩周禮籩人四籩以醴爲首尊酒器不可以盛籩實隸書籩或省辵因誤爲尊耳孫詒讓云錢說是惟籩與尊形實不相近無由致誤竊謂尊當爲算之譌禮記明堂位云薦用玉豆雕篹鄭注云篹籩屬也以竹爲之史記汲鄭列傳云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集解引徐廣云算竹器从算得聲古字通用[illegible]此以夏上算實配春上豆實猶明堂位以雕篹配玉豆皆以篹當籩明其同物也算艸書或作算[illegible]竹與尊正相似因而致誤調籑[illegible]○天啟本[illegible]作[illegible]注云一作蹲秦疑當作麥夏之所受初也桓七年麥魚始熟可礿故曰礿或引受長○盧云受初錢疑倒下同杌實黍也淩云說文杌黍稷方器也

廣韻簋簠祭器受斗二升內圓外方曰簋考工疏祭宗廟用木簋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夏約故曰礿俞云此本作初受故曰礿郎承夏之所初受而言與始生故曰祠先成故曰嘗畢熟故曰蒸承上而言者一律因上文初受誤作受初於是此文亦作受初而今本作夏約者郎受之誤受之與夏初之與約字形皆相似也貴所受初也○天啟本作貿所初礿也陵本同案初字疑衍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畢熟故曰蒸蒸言眾也○陵本蒸作烝奉四時所受於天者而上之爲上祭上祭疑四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則以祭況受天賜乎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故君子未嘗不食新新天賜至盧云錢疑是天賜新至必先薦之乃敢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天啟本敢作取陵本同尊天美義也敬宗廟大禮也聖人之所謹也○盧云舊本大禮也倒在此句下今移正不多而欲潔清多上疑脫

一字不貪數而欲恭敬君子之祭也躬親之○天啟本躬作恭淩本同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至尊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淩云尚書大傳察者至也至者人事也人事至然後祭吾以名之所享故祭之不虛安所可察哉可疑不誤之祭之爲言際也與○盧云與音餘舊本此下有察也二字係誤衍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盧云舊本作之見者見不見係誤倒今移正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官本云他本事作祀下同

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淩云特牲饋食注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疏鄭云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以上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孔子云吾不與祭注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于心與不祭之同○天啟本無下三字淩本

同

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凌云禮志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饗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毋恆安息○天殿本毋作毋蓋勿之誤文凌本恆作常靖共爾位凌云共韓詩作恭鄭元曰共古恭字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爲天下法矣何謂不法哉謂爲同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盧云有與又同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尙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盧云復與複同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莊云苟一義一法足以斷其凡則無可凡而皆削而不書春秋非紀事之史也所以約文而示義也是故有單辭有兩辭有複辭有衆辭衆辭可凡而不可凡也複辭可要而不可要也兩辭備矣可益而不可益也單辭明矣可殊異而不可殊也故曰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盧云末段多有贅句疑

後人所附益淩云孔子曰至者焉見春秋緯與案其辭下至末疑是他人篇說春秋文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召陵之盟皆再書焉此書重之例也稷之會終之曰成宋亂澶淵之會終之曰宋災故尹氏立王子朝先之曰王室亂此辭複之例也僖四年傳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何注引孔子語釋之與此同疏云春秋說文蓋即出此姚鼐公羊補注云孔子書重辭復之言蓋齊魯儒者傳之公羊家載之于注此眞聖人辭也非出春秋緯也漢人多習于公羊之說西漢之末作禮緯春秋緯者勦其說以爲書世乃以九錫及書之重等語皆謂何引緯書以說經則誣之甚矣案姚不知何引董語僖二十二年傳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知此是說春秋文其中必有美者焉或引作必有大美惡焉於義爲長見明劉永之復梁寅書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此篇多養生家言御覽七百二十四引神仙傳曰李少君與議郎董仲舒相親見仲舒宿有固疾體枯氣少少君乃與其成藥二劑並有用戊己之草后土脂黃精根獸沈肪先秀之根百卉華醸亥月上旬合煎銅鼎中童男沐浴潔調其湯火合藥成服如雞子三劑齒落更生服盡五劑命不復傾案此仲舒爲仲君之譌後人因董言養生而傳會之互見年表○張惠言云此下諸篇多錯簡缺誤就其明者正之餘不敢强說

循天之道以養其身謂之道也（莊子讓王篇道之眞以治身）天有兩和以成二中（黃震云兩和謂中春中秋俞云兩和謂春分秋分二中謂冬至夏至）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北方之中用合陰而物始動於下（是下當有故字）南方之中用合陽而養始美於上（疑當作而物始養於上）其動於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聖人之道以中和爲則故取春秋而不取冬夏）然則天地之美惡在兩和之處二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爲也（惡讀曰烏在字句絕下疑更有在字）是故東方生而西方成（○官本故下有和字云他本無）東方和生北方之所起（○天啟本無生字起下缺一字官本有前字云他本無）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長（俞云長字衍下同○各本西方上衍而字今據上文及俞說删）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養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成於和生必和也始於中止必中

也中者天地之所終始也○官本云他本無始字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淩云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疏言人君所能致極中庸使陰陽不錯則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得理故萬物得其生育焉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正於中中者天地之美達理也美下疑奪一字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此非中和之謂與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言無天閼程子云今人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男女之法法陰與陽白虎通紀綱篇夫婦法人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化端也漢含孳云水火交感陰陽以設夫婦象也又嫁娶篇人承天地施陰陽故設嫁娶之禮又引春秋穀梁傳曰男子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御覽五十八引春秋元命包水之立字兩人交一以中出者爲水一者數之始兩人譬男女言陰陽交物以一起也陽氣起於北方至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乎中夏至中冬而盛盛極而合乎陽不盛不合是故十月而

壹俱盛終歲而乃再合錢云一歲再合則十月當作六月○天啟本無壹字天地久節以此爲常久疑作之是故先法之內矣句疑有脫誤養身以全使男子不堅牡不家室謂壯而後有家室白虎通嫁娶篇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盈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內則曰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陰不極盛不相接○官本云他本極盛作盛極是故身精明難衰而堅固壽考無忒此天地之道也天氣先盛牡而後施精故其精固上精字疑衍天道施地道化施與化對文○淩本天氣作天地非地氣盛牝而後化故其化良淩云大戴禮記故男以八月生齒八歲而毀一陰一陽然後成道二八十六然後精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月生齒七歲而毀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官本云牝他本作托與案天啟本不誤是故陰陽之會冬合北方而物動於下夏合南方而物動於上上下之大動皆在日至之後爲寒則凝冰裂地爲熱則焦沙爛石淩云漢書顏注凝堅冰也尸子曰寒凝冰裂地釋名

熱熱也如火所燒爇也呂氏春秋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淮南子詮言訓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氣之精至於是句故天地之化春氣生而百物皆出夏氣養而百物皆長秋氣殺而百物皆死冬氣收而百物皆藏淩云越絕書范子曰臣聞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冬三月之時草木既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藏伏壯於內使陰陽得成於外夏三月盛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然而萬物親而信之是所謂也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時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主殺方冬三月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荄不成即春無生故一時失度即四序爲不行是故惟天地之氣而精盧云而字疑衍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應實之至也盧云舊脫也字趙增君子法乎其所貴天地之陰陽當男女人之男女當陰陽陰陽亦可以謂男女男女亦可以謂陰陽論衡自然篇儒者說夫婦之道取法于天地天地之經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養○各本至上有生字俞云卽至字之

誤衍今據刪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四起業而必於中業字疑誤中之所爲而必就於和故曰和其要也文子曰古之爲道者養以和持以適嵇康養生論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又云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和者天之正也盧云趙疑天下當有地字案下文俱以天地並言陰陽之平也○官本云平一作半其氣最良物之所生也淩云淮南子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沈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官本云他本良下有爲字誠擇其和者以爲大得天地之奉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而所爲有功雖有不中者必止之於中而所爲不失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於

盛而皆止於中其所始起皆必於中中者天地之太極也日月之所至而卻也長短之隆不得過中天地之制也隆猶極也兼和與不和中與不中而時用之盡以爲功是故時無不時者天地之道也順天之道節者天之制也節下者字疑緣上下文衍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美上疑有莫字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謂行必終禮而心自喜常以陽得生其意也終禮疑當作中禮案西漢時未尊孟子而董引孟子說凡再見其他義與之相合者亦多是自漢以後孔孟之隆胥由董子矣○盧云自舊本作目訛輿案天啟本自字不誤公孫之養氣曰裏藏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凌云裏藏謂藏府也盧本脫公孫之養氣曰裏藏八字云衍文天啟本及凌本並有天啟本裏藏下注云三字未詳孫詒讓云下文皆公孫尼子文御覽四百六十

七引公孫尼子曰君子怒則自說以和喜則收之以正與此正同養氣蓋即其篇名盧刪大纓與案孫說是公孫尼子二十八篇見藝文志注云七十子之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謂緇衣公孫尼子所作蓋亦大師論衡本性篇惟世碩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世碩以人性有善有惡公孫尼亦近之董子言性殆本公孫此復引其文益在師承之列矣又北堂書鈔引公孫尼子云太古之人飲露食草木實聖人爲火食號燧人飲食以通血氣文選沈休文三月三日詩注引公孫尼子云衆人役物而忘情御覽二十一及七百二十四引公孫尼子孔子有疾云云別見蓋皆養生家言殆有道者與熱勝則氣口寒勝則氣口盧云舊本熱勝則氣寒下有校語云此下疑少五字今案寒當爲下句之首兩句正相對而各少下一字耳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盧云宛讀爲鬱下同怒則氣高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十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說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以上引公孫書畢淮南原道訓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

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爲狂憂悲多恚病乃積成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發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程子云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煢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其節則謂之和與此可參證

夫中和之不可不反如此○盧云不可不反舊本作不可反今從趙增一不字故君子道至氣則華而上○盧云氣則二字本或作而字非與案天啟本作而字注云一作氣則句中疑何有誤字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何爲而氣不隨也心動而氣隨之○何天啟本作心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內心其本也道者謂修養生之道者下同古自有此稱猶世俗之人稱俗者也觀球財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鶴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淩云相鶴經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生大壽不可量初學記引繁露作鶴

鄉夜半鶴所以壽者無死氣於中也是故食冰俞云淩注以是故食冰四字屬下爲義非也蝦無食冰之說於義無取且鶴之所以壽者蝦之所以壽者附文相對是故食冰是故氣四越兩文亦相對則食冰自屬鶴也道于原文疑作是故食不冰冰者疑之正字說文於冰篆下出重文凝曰俗冰從疑是也食不凝謂所食不凝滯也蓋中無宛氣故食不凝滯此鶴之所以壽也相鶴經謂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是矣淺人但知冰爲冰凍字誤刪不字遂失其義猿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是故氣四越越猶散也謂流而不滯國語周語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又云以揚沈伏而黜散越淮南原道訓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知越散義同○御覽九百十引繁露曰蝯似猴大而黑長前臂所以壽者好引其氣也初學記二十九引同惟所以壽者作壽八百天氣常下施於地○官本云下他本誤作不是故道者亦引氣於足莊子大宗師篇眞人之息以踵天之氣常動而不滯是故道者亦不宛氣下疑有脫文苟不治雖滿不虛盧云案此七字疑有誤或當作氣苟不治雖滿必虛是故君子養而和之節而法之去其羣泰法疑治羣泰卽上泰勞泰佚泰實泰虛之類取其衆和高臺多陽

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故聖人弗爲適中而已矣呂覽孟春紀室大多陰臺高多陽多陰則蹶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藝文類聚六十一引蕭生書詩名物疏引蕭子雲云禮天子之宮右淸廟左涼室前明堂後路寢四室者足以避寒暑而不高大也夫高室近陽廣室多陰故室適形而止○各本脫聖字據御覽百七十四引補盧云中舊本作之誤

法人八尺四尺其中也淮南天文訓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匹者中人之度也說文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論衡氣壽篇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爲丈夫尊公嫗爲丈人

宮者中央之音也甘者中央之味也淮南原道訓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亦見五行對篇

四尺者中央之制也是故三王之禮味皆尙甘聲皆尙和處其身所以常自漸於天地之道漸猶寖潤也天地陰陽篇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

其道同類一氣之辨也法天者乃法人之辨辨治也人之所以自治與天地之道

相通故法天者法人之所以自治而已人之自治
莫貴於氣故云一氣之辨其要亦曰中和而已矣

天之道嚮秋冬而陰來嚮春夏而陰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內

殺內當爲殺止殺去聲謂自霜降始逆女及冰泮而殺止也霜降九月
冰泮二月也故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荀子大略篇霜降逆女
冰泮殺內內亦止之誤[illegible]慎[illegible]內注殺減也內爲妾御也據誤文
爲說家語本命解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
禮而殺于此通典五十九注引董仲舒書云聖人以男女當天地
之陰陽天地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是故古之
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遠初學記注引董
仲舒云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向秋冬爲陰氣結向春
夏爲陰氣去故曰霜降逆女冰泮而殺止詩東門之楊正義引董
仲舒與初學記大同亦作殺止是唐本尚不誤召南摽梅及東門
之楊正義周禮媒氏疏藏王肅論引荀子韓詩傳亦作殺止

與陰俱近與陽俱遠也

○下俱字元脫盧云遠上疑亦當有俱字案通典有今據補

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

凌云白虎通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陰陽相接之時也

是故君子甚愛氣而遊於房以體天也

漢藝文志房中

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人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迭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盧云游上當有謹字氣不傷於以盛通而傷於不時天并以盛通即前所云極盛相接也俞云天并二字無義疑當作并天并與并字相似傳寫又誤倒耳下文曰不與陰陽俱往來謂之不時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并夫不顧天數正并天之謂可知其誤矣輿案并卽屏字言爲天所屏棄句例與莊子天刑天放同○官本云傷他本誤作倫不與陰陽俱往來謂之不時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并君子治身不敢違天是故新牡十日而一遊於房錢云十日亦當作六日輿案十字是荀子大略篇十日一御與此合中年者倍新牡二十日始衰者倍中年四十日中衰者倍始衰八十日大衰者以月當新牡之日十月白虎通五行篇年六十閉房何法六月陽氣衰也嫁娶篇男子六十閉房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禮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爲助衰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人不煖故七十復開房也日本丹波康賴所撰醫心方廿八引玉房秘訣云年廿常二日一施卅三日一施卌四日一施五十五日

［施年過六十以去勿復施焉與此略異然六十後閉房則同以白虎通推之婦人過五十不御是故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以十年爲差］而上與天地同節矣此其大略也然而其要皆期於不極盛不相遇［醫心方引洞玄子云男年倍女損女女年倍男損男］疏春而曠夏謂不遠天地之數民皆知愛其衣食而不愛其天氣天氣之於人重於衣食衣食盡尚猶有閒［句］氣盡而立終［盧云閒疑闕之誤輿案閒字不誤言衣食盡尚可云救覩氣盡猶有閒也莊子天地篇比犧尊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閒矣此二字所本○原氣下無盡字錢云氣下當脫盡字今補］故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氣氣從神而成神從意而出心之所之謂意［天道施篇云萬物動而不形者意也說文意志也从心音］意勞者神擾神擾者氣少氣少者難久矣［淮南原道訓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精神訓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司馬遷傳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故君

子閑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靜神○官本云靜他本作淨下同靜神以養氣○盧云養本一作發氣多而治則養身之大者得矣○官本云他本身作人古之道士有言曰漢藝文志道家有道家言一篇道士言蓋其類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而忍饑寒也王應麟云老子谷神一章養生者宗焉董子此文數語亦有得于此和樂者生之外泰也○盧云和舊本作知誤精神者生之內充也凌云白虎通精神者何謂也精者靜也太陰施化之氣也象火之化任生也神者恍惚太陰之氣也外泰不若內充而況外傷乎忿恤憂恨者生之傷也○官本云他本恤憂作憂恤凌云也王本誤作亡和說勸善者生之養也勸善疑歡喜之誤君子慎小物而無大敗也行中正聲嚮榮氣意和平居處虞樂可謂養生矣凡養生者莫精於氣○各本下接此物獨生至末盧本接是故男女體其盛至末盧云此下舊本衍故天下之君五字又誤出下卷天地之行篇中語此物獨死至大可見矣九十七字今改

歸下篇張惠言云此下當接下篇是故春至群物皆生而止再接此物獨死至末今從之是故春襲葛夏居密

陰秋避殺風冬避重濕就其和也盧云濕疑是溼俞云濕當爲㴉濕字說文本作㬎而今經傳相承皆以㬎爲燥溼之溼然則此言重濕即重㬎也以㬎爲溼猶經傳之以濕爲溼矣李翕析里橋郙閣頌䢵散關之嶃濕濕即溼也與此同說詳王氏念孫漢隸拾遺衣欲常漂盧云漂當與僄同輕也或又疑是漂字淩云韋昭曰以水擊絮爲漂食

欲常饑體欲常勞而無長佚居多也居多二字疑衍御覽二十一引公孫尼子曰孔子有病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子居處飲食何如孔子曰春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飲酒不勤醫曰是良藥也七百二十四引同饋作遺淩本長作常○凡天地之物乘於其泰而生厭於其勝而死四時

之變是也淩云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上於字各本作以錢云計臺本作於今據改故冬之水氣東加於春而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

厭於勝也生於木者至金而死淮南地形訓故禾春生秋死注禾者木春木王而生秋木王而死

生於金者至火而死淮南地形訓麥秋生夏死注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過秋秋之所生不得過夏天之數也飲食臭味每至一時亦有所勝有所不勝句之理不可不察也之猶此四時不同氣氣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視代美而代養之同時美者雜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故薺以冬美而荼以夏成白虎通八風篇昌盍風至生薺麥西京雜記載仲舒雨雹對云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淮南子薺麥夏死而人曰夏生生者多也韓愈猗蘭操雪霜貿貿薺麥之茂傅元董逃行歷九秋篇薺與麥兮夏零蘭桂踐霜逾馨蓋薺麥夏零而冬美也通志昆蟲草木略云薺之荼甚小自生園圃其實曰蒫爾雅云蒫薺實詩云其甘如薺謂此荼之美也○荼盧本作芥王本作芬淩云皆誤當作荼爾雅荼苦荼月令孟春云苦荼秀易通卦驗元圖云苦荼生于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成故知荼字爲是且與薺連文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作芥作芬皆無據也今從淩本改下同此可以見

冬夏之所宜服矣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淩云爾雅荎薺實詩其甘如薺淮南地形訓薺冬生仲夏死注薺水也冬水王而生土王而死廣韻甘菜金匱玉衡經冬至陽氣在子萬物蟄藏薺麥之類得冬始生皆非正氣○御覽九百八十而美作故美薺之爲言濟與濟大水也○御覽九百八十引作薺之言濟所以濟大水也夏火氣也荼苦味也乘於火氣而成者苦勝暑也淮南時則訓孟夏其味苦高注火味苦也白虎通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天無所言而意以物以物示意物不與羣物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天之所以告人也○盧云舊本作是天所告人也錢云大典有之字以字故薺成告之甘荼成告之苦也君子察物而成告謹成字疑當在而上是以至薺不可食之時而盡遠甘物至荼成就也成就猶成熟也字疑誤天所獨代之成者君子獨代之○盧云所獨舊本倒誤又君子獨代下似脫去一字是冬夏之所宜也春

秋雜物其和物疑食之誤上文所云同時美者雜食之也而冬夏代服其宜則當得天地之美四時和矣孫詒讓云當當作常凡擇味之大體各因其時之所美而遠天不遠矣○盧云舊本各因二字誤作冬字之所倒作所之今皆改正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此物獨死○各本自是故春襲葛至羣物皆生而誤在下篇天地之行美也下此物上衍故天下之君五字今依凌本從張說移正刪故天下之君五字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其不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俞云如卽而字惟其文傳寫錯誤今正之曰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群物皆生而此物獨死不可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群物皆死如此物獨生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官本云如他本誤作知如而通其可食者益食之天爲之利人獨代生之其不可食益畜之益疑作並天愍州華之間故生宿麥中歲而熟之凌云漢書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

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宿麥漢武紀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顏注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曰宿麥氾勝之書凡田六道種麥爲首子欲富黃金覆謂曳柴壅麥根也夏至後七十日寒地可種宿麥陶隱居云麥有大小穬穬即宿麥○盧云州華之閒四字疑誤官本云中他本作正

君子察物之異以求天意大可見矣○盧本自是故春襲葛至此並在下篇

是故男女體其盛臭味取其勝居處就其和勞佚居其中寒煖無失適饑飽無過平○過凌本作失欲惡度理動靜順性○各本性下有命字疑衍今從凌本刪

喜怒止於中憂懼反之正此中和常在乎其身謂之得天地泰○凌本得上有大字下句同官本云他本無大字輿案此字疑在謂之上得天地泰者其壽引而長○官本得上有大字云他本無不得天地泰者其壽傷而短短長之質人之所由受於天也○天啟本天作人

是故壽有短長養有得失及至其末之大卒而必讎於此莫之得離孫詒讓云末之疑當作末也大卒疑作大率形近而誤莊子人閒世篇率然拊

之釋文云率或作卒故壽之爲言猶讎也盧云讎與酬售並同詩無言不讎箋云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爾雅釋詁云匹也說文云讐也義亦皆同淩云漢書律厤志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讎也注鄭德云相應曰讐天下之人雖衆不得不各讎其所生而壽夭於其所自行○盧云舊本作詩天與其所以日誤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讎於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讎於不久久與不久之情各讎其生平之所行○官本云他本脫與不久三字今如後至不可得勝如而同疑文尚有奪誤故曰壽者讎也然則人之所自行乃與其壽夭相益損也其自行佚而壽長者命益之也其自行端而壽短者命損之也端字疑誤以天命之所損益疑人之所得失此大惑也是故天長之而人傷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其短益夫損益者皆人人其天之繼歟○官本云夫他本誤作失與案天啟本損益作損天

出其質而人弗繼豈獨立哉○官本云立他本作哀案當作豈不哀哉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六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七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　輿學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天地之行美也〇盧本下接是故春襲葛至君子察物之異以求天意大可見矣一段盧云天地之美下文具言之然此處或尙有脫字錢云首一條乃養生家言後一條言君臣之道似非一篇之文張惠言云此下當接是以天高至伏節死義再接難不惜其命至臣之功也此篇文止此代四時也是如天之爲篇文與案張校是今從淩本移正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〇天啟本是以云云至伏節死在臣之功也下藏其形而見其光序列星而近至精近至精無義疑有誤下同立元神篇天積衆精以自剛下云近至精所以爲剛也近至或積衆之誤考陰陽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爲

神也見其光所以爲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以爲剛也考陰陽所以成歲也降霜露所以生殺也爲人君者其法取象於天○官本云取他本誤最案天啟本有也字凌本同 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爲仁也盧云臣國二字之閒有脫文少所以爲尊也一句與案離合根篇云任羣賢以受成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爲尊也汎愛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爲仁也深居隱處不見其體所以爲神也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爲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爲剛也考實事功○凌本作考事實功 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是故天執其道爲萬物主君執其常爲一國主天不可以不剛主不可以不堅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困學記聞九引漢書丁鴻日食封事云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強不強

則宰牧縱橫其說出于此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故爲天者務剛其氣

爲君者務堅其政○後漢書黃瓊傳堅作彊剛堅然後陽道制命地卑其位而上其氣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獻其生成其事而歸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氣所以養陽也暴其形所以爲忠也著其情所以爲信也受其死所以藏終也○官本云死他本作形獻其生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以助化也○盧云化舊本誤作位今據下文改正歸其功所以致義也爲人臣者其法取象於地故朝夕進退奉職應對所以事貴也供設飲食候視疢疾所以致養也○天啟本疢作疾委身致命事無專制所以爲忠也易緯乾鑿度上者專制下者順從○盧云爲忠舊本亦作致養誤今改正竭愚寫情不飾其過所以爲信也○盧云爲信舊本作爲忠亦誤今據上文改正伏節死難不惜其命所

以救窮也事之不濟以死繼之所以救人事之窮○伏節死下天啟本接義代四時也云云至況穢人乎凌本死下有義字推進光榮褒揚其善所以助明也○天啟本無助字受命宣恩輔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子字疑誤功成事就歸德於上所以致義也是故地明其理為萬物母臣明其職為一國宰母不可以不信宰不可以不忠母不信則草木傷其根宰不忠則姦臣危其君根傷則亡其枝葉○天啟本無其字君危則亡其國故為地者務暴其形為臣者務著其情義亦見離合根諸篇○盧云自難不不惜其起至此共百二十四字舊本誤在前羣物皆生而之下一國之君之上今案文義移正

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也禮緇衣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漢武元狩元年詔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天啟本不提行接務著其情下今從凌本敘次從盧本提行隱居深宮若心之藏於

脩至貴無與敵若心之神無與雙也嵇康養生論精神之于形骸猶國之有君也○官本云敵他本誤作過其官人上士上與尚同高清明而下重濁若身之貴目而賤足也任羣臣無所親因材器使無所偏愛若四肢之各有職也○盧云一有職本或作一職內有四輔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書洛誥亂爲四輔漢書谷永傳永對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舉顏注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大戴禮千乘篇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于四體王莽爲漢設四輔官自爲太傅幹四輔之事叔顓孔尚書大傳之四隣即此書洛誥疏云周公事無不統故一人爲四輔據此以肝肺脾腎爲喻是董主四人分設也王應麟小學紺珠三云四佐脾腎肝肺注云周禮心有四佐佐輔同義淩云春秋元命包目者肝之使肝者目之精者能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斷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爲張星成于五故人心長五寸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主變化者也脾之爲言附著也如龍蛇虎伏合附著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親聖近賢若神明皆聚於心也上下相承順若肢體相爲

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腠理也凌云素問云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呂氏春秋伊尹曰用新去陳腠理遂用高誘曰腠理肌脉也百姓皆得其所若血氣和平形體無所苦也○盧云血氣上舊衍流字今刪無爲致太平若神氣自通於淵也○盧云自通上舊衍無字今刪致黃龍鳳皇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也凌云詩含神霧曰太華之山上有明星玉女主持玉漿服之成仙張揖曰玉女青要乘弋等也玉符經欲清淨潔白致其芝英當得芝英玉女圖玉麻通政經芝英者王者親延者老有道則生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體得以全神下當有而字臣賢君蒙其恩若形體之靜而心得以安上亂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聰明而手足爲傷也臣不忠而君滅亡若形體妄動而心爲之喪○盧云舊本脫爲字趙增是故君臣之禮若心之與體心不可以不堅君不可以不賢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體之力也

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爲政之理不可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可以發刑罰之威○（天啟本罰作伐）又可以見德生於和威生於平也不和無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達者以此見之矣○（盧云達舊本作起訛錢據大典改）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錢云政當作正劉逢祿云政與正通）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

之聖人爲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喜怒當寒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之合也寒暑者喜怒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淩云五經通義曰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牛水宿宿外遠人故寒東井火宿宿內近人故暑當喜而不喜猶當暑而不暑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可以不直處而發也直與値同如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出也故謹善惡之端此閒似有脫文何以效其然也春秋采善不遺小掇惡不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此閒脫二字盧淩本作二口以是非正理以褒貶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寒暑冬夏之不失

其時已故曰聖人配天義互見四時之副諸篇○盧云舊本已字上有而字大典無

如天之爲第八十

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盧云上字疑衍輿案黃氏日鈔引有在人者爲好惡喜怒在天者爲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後平行而不止未嘗有所稽留滯鬱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也條條行貌荀子儒效篇脩脩兮其統類之行也彼脩脩即此條條古書脩條多通作又見奉本篇夫喜怒哀樂之止動也此天之所爲人性命者止動謂或止或動天之爲人性命語又見竹林篇臨其時而欲發其應亦天應也○盧云臨其時下舊本衍致上二字今刪與暖清寒暑之至其時而欲發無異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也此有順四時之名實逆於天地之經言因順四時之名留德不發而必待春夏留刑不用而必待秋冬實逆天地之經也在人

者亦天也奈何其久留天氣使之鬱滯不得以其正周行也是故○盧云此下舊注一脫字案天啟本脫作大字淩云脫字是校者所注天行穀朽寅而秋生麥告除穢而繼之也淮南地形訓禾春生秋死麥秋生夏死鹽鐵論論菑篇春生夏長故火生于寅木陽類也穀熟于夏故云穀朽寅淩云月令注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疏蔡氏云陽氣初胎于酉故八月薺麥應時而生也所以成功繼乏以贍人也天之生有大經也而所周行者又六字疑有誤及脫文有害功也除而殺殛者疑作有害功者除而殺殛之○淩云殛吉逆切音棘誅也王本誤作殛行急皆不待時也天之志也而聖人承之以治治上當有爲字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修義而求惡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寬此所以順天地體陰陽然而方求善之時見惡而不釋方求惡之時見善亦立行○淩本作力行方致清之時見大善亦立舉之方致寬之時見大惡亦立去之

○凌本作力去之以效天地之方生之時有殺也○盧云天地下之字疑衍官本云天地他本作子輿案地字當衍方殺之時有生也是故志意隨天地緩急倣陰陽然而人事之宜行者無所鬱滯且恕於人順於天天人之道兼舉此謂執其中○盧云舊天字文不重錢云當有天非以春生人以秋殺人也當生者曰生當死者曰死非殺物之義待四時也○非殺物之義天啟本作非殺之任擬下接神明亂世云云凌本作非殺物之任擬下接代四時也云云張惠言云此下當接上天地之行篇代四時也至末案盧本與張說合今從之待天啟本作代凌本同注引鶡冠子注太公調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顏延年曰一寒一暑一往一復爲代去者爲謝爲證與案作待是上云待春夏待秋冬下云必待四時皆其義但句中尚疑有奪誤以文求之當云非殺物生物之必待四時也義蓋必之誤或云當作非生殺之任句擬待四時也亦通而人之所治也安取久留當行之理而必待四時也此之謂壅非其中也人有喜怒哀樂猶天之有春

夏秋冬也喜怒哀樂之至其時而欲發也若春夏秋冬之至其時而欲出也○官本云出他本誤作忠皆天氣之然也然上疑脫自字其宜直行而無鬱滯一也天終歲乃一徧此四者而人主終日不知過此四之數人主一日萬機刑賞迭施隨感而應志意遷易不知其數四下似當有者字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利人非直其欲利穀也除穢不待時況穢人乎疑當作況民穢乎國語魯語武王除民之穢○盧云案自義待四時也至此共百四十字舊本在前天地之行篇伏節死下誤今移正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凡物必有大本非天不生必有參贊非人不成故數始于天而畢于人循天之道篇人者天之繼也說文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一之與十遝相終始必盡人以合天也十端亦見官制象天篇故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爲終皆取之此聖

人何其貴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俞云聖衍字此明人貴於物之義上文曰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是起於天畢於人也此人之所以貴也但言人貴非言聖人貴聖字衍明矣畢之外謂之物物者投所貴之端而不在其中俞云投字無義疑數字之誤以此見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也○列子榮啟期曰天地萬物唯人為貴孫詒讓云日鈔引作天所貴亦通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故其治亂之故動靜順逆之氣乃損益陰陽之化而搖蕩四海之內基義篇云聖人之道行諸天地蕩諸四海物之難知者若神不可謂不然也今投地死傷而不騰相助孫詒讓云此蓋言投物於淖則動於堅則不動也而不騰相助當作而不能相動與下相動而近相動而愈遠文正相對投淖相動而近淩云淖一切經音義收孝反蒼頡篇云深泥也字林云濡甚曰淖亦溺也溼也投水相動而愈遠由此觀之○天啟本注云由一作猶夫物愈淖而愈易變動搖蕩也○淩本愈並作逾今氣化之淖非直水也

而人主以眾動之無已時眾字疑有誤是故常以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殽而不治也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氣正則天地之化精而萬物之美起世亂而民乖志僻而氣逆則天地之化傷○盧云僻舊本作辟誤氣生災害起○盧云氣上疑脫一字○凌本無氣生二字是故治世之德潤草木澤流四海功過神明○張惠言云功過下當接上篇錯簡神明亂世至末案各本下接名者所以別物也至復而不厭者道也一段今依凌本從張說移入下篇末亂世之所起亦博若是皆因天地之化以成敗物乘陰陽之資以任其所為故為惡愆人力而功傷名自過也句疑有誤○盧本任擬神明云云至此在上篇自為一段云首尾皆有闕文且似天地篇中語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間其猶魚之離水一也離附也論衡變虛篇說災

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閒猶魚在水中其無閒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閒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濇濇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殺也淩云羣經音辨殺相雜錯也○天啟本殺下有餧字故人氣調和而天地之化美殺於惡而味敗此易之物也味字疑誤盧云此易下趙疑當有見字推物之類以易見難者其情可得治亂之氣○官本云氣他本作易邪正之風是殺天地之化者也生於化而反殺化與運連也○盧本天地之閒至此在上篇自爲一段錢云後篇大意言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殺則此節應入後篇四海之內云云適合與案此篇今並依淩本從張讀移正官本云連他本作之春秋舉世事之道夫有書天盧云舊本此下空四字然此處文亦疑有脫誤之盡與不盡王者之任也詩云天難諶斯詩大明詩攷云韓詩作說說文作諶毛作忱後漢書胡廣傳續漢書律厤志論潛夫論卜列篇並與此同不易維王此之謂也夫王者不

可以不知天知天詩人之所難也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是故明陽陰入出實虛之處所以觀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順逆小大廣狹所以觀天道也天志仁其道也義○仁各本作入錢云入當是仁蓋仁字誤作人又轉誤作入也輿案錢說是爲人者天篇云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今從淩本改爲人主者予奪生殺各當其義若四時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陽此之謂能配天天者其道長萬物而王者長人人主之大天地之參也好惡之分陰陽之理也喜怒之發寒暑之比也官職之事五行之義也以此長天地之閒蕩四海之內○自神明亂世之所起至蕩字止天啟本盧本並在上如天之爲篇天啟本蕩下有一闕字盧云以下文脫此段亦似天地陰陽篇中語淩云原注闕張惠言云此下仍接下篇末段四海之內至末以蕩四海之內五字爲句今從之殺陰陽之氣與天地相雜是故人言

既曰王者參天地矣禮經解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中庸可以與天地參矣荀子王制篇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苟參天地則是化矣豈獨天地之精哉王者亦參而殺之治則以正氣殺天地之化亂則以邪氣殺天地之化○盧云此下舊有亂則二字係衍文同者相益異者相損之數也之上疑有天字無可疑者矣

天道施第八十二

天道施地道化人道義大戴禮天圓篇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潛夫論本訓篇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爲聖人見端而知本精之至也○官本云而他本誤作不得一而應萬類之治也類猶統類也荀子儒效篇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眾而搏若一人又云以淺持博以今持古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怍又云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不至則知不能類也是雅儒者也王制篇以類行雜以一行萬並與此類字義同淮南俶眞訓夫道有經紀條貫

得一之道連于枝萬葉輿案聖人之智足以貫統類而不差忒故得一物之情而萬物可治所謂正其理則萬事一也下此固不能無抒將矣

動其本者不知靜其末受其始者不能辭其終

莊子人間世篇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鉅

利者盜之本也妄者亂之始也

史記孟荀列傳利誠亂之始也○官本云盜他本誤作道下同

夫受亂之始動盜之本而欲民之靜不可得也

知治之語故施政務正其本民氣常求其靜

故君子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而無禮則爭流爭則亂夫禮體情而防亂者也

體情二字最得作禮之意學者不知此義遂有以禮度爲束縛而追性命之情者矣禮經解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管子心術篇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論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藝文類聚三十八御覽五百二十四並引董生書曰理者天所爲也文者人所爲謂之禮禮者因人情以爲節文以救其亂也夫隈者水之防也禮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末禮防其本也疑是此處脫文○盧云夫一作故輿案官本作故注云他本故誤作夫天啟本夫作無

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也○官本云情他本誤作精所以安其情也色聲味皆情也道之以正所以安之不奪其情而使之束縛拘苦無泰然之樂變謂之情雖持異物性亦然者故曰內也持疑作特人生有食色嗜欲則變而之情矣然未始不根于性雖特異之物亦莫不然故性爲內變變之變謂之外○盧云變變本或作變情天啟本注云一作情故雖以情然不爲性說變情之變則物也雖由情遷已失其本性故云不爲性說故曰外物之動性若神之不守也外物重而我爲役則我爲物動矣此性與神之不能守也積習漸靡物之微者也物之感人由于至微漸移漸積乃至汨沒而不可反故君子慎微孟子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樂記物之感人無窮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荀子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故人知謹注措愼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其入人不知習忘乃爲常然若性不可不察也淮南齊俗訓人之性無邪久湛于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

若性大戴禮孔子少成若性習慣之爲常荀子儒效篇習俗移志安久移質又荀子解蔽篇心亦如是矣故道之以理養之以清物
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不足以決庶理◯盧云舊本察字上脫不字今補純知輕
思則慮達思不過節故曰輕思孔子所謂再斯可也節欲順行則倫得以諫爭偶靜爲
宅盧云偶與嫺同賈子傳職篇道術篇多用此字以禮義爲道則文德盧云趙疑德當作得與案疑作以禮
義道德爲則是故至誠遺物而不與變淮南齊俗訓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已又原
道訓云達于道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盧云變字上下似尚有一字躬寬無爭而不以與俗推管子
心術篇聖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沒世不亡與物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又內業篇云聖人與時變而不化從
物而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盧云以字疑衍眾強弗能入眾物雖強不能饒聖人之心蜩蛻濁穢之
中凌云爾雅釋蟲孫注宮中小蟬也舍人云方語不同三輔以西日蜩淮南子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文心雕龍蟬蛻穢濁之
中史記正義蛻音稅去皮也含得命施之理雖在濁穢之中而常含存其天理命施謂天命天施天施見竹林篇

與萬物遷徙而不自失者聖人之心也管子心術篇聖人裁物不為物使荀子儒效篇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豪釐無它道焉已乎行之矣名者所以別物也管子心術篇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淩本不提行親者重疏者輕尊者文卑者質近者詳遠者略莊云春秋詳內略外詳尊略卑詳重略輕詳近略遠詳大略小詳變略常詳正略否文辭不隱情明情不遺文情實也雖加文辭而不隱其實所謂文予而實不予也紀實而不遺其文所謂定哀多微詞不書昭公取同姓而書孟子卒之類是也人心從之而不逆古今通貫而不亂名之義也○天啟本注云貫一作道錢云古今通貫下當接前任擬神明一段其而不亂以下至復而不厭者道也並非此篇文與案錢校非今並依淩本從張讀男女猶道也天地之陰陽當男女人之男女當陰陽故道不外陰陽人生別言禮義名號之由人事起也人之生一瞑耳聖人別為禮義以致之因禮義而生名號凡以治人事也然其本則原於天不順天道謂之不義察天人之分觀道命之

異可以知禮之說矣張惠言云此說禮以發明人道義之意見善者不能無好見不善者不能無惡好惡不能堅守故有人道好惡任情則有流爭之失故明人道制禮義以範之人道者人之所由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萬物載名而生聖人因其象而命之先有物而後有名名不先物作也既因眾象而命以名然後整齊參伍以義相從是故先物而後象先象而後名名先名而後義管子心術篇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然而可易也皆有義從也當夫未有名之先牛可以爲馬犬可以爲羊及夫因象命名則皆以義相從如犬性獨則獨從犬羊性羣則羣從羊不可易矣或疑可易上當有不字亦通故正名以名義也○天啟本作明義淩本同物也者洪名也皆名也而物有私名此物也非夫物洪名猶荀子正名篇之大共名故亦曰皆名皆名猶通名賈子先醒篇此博號也博號亦猶洪名私名猶正名篇之大別名故曰此物非夫物物屬洪名通言之皆物也自其別言之則有動植飛潛之異又有黑白色類之分此物不可混於彼物矣孫詒讓云墨子經上篇名達類私說云名物達也命之藏私也是名也止於是

物也與此私名義同○私各本作和今從孫校正古書和私二字多相亂國語魯語和爲每懷韋注後鄭司農云和當爲私管子法禁篇修上下之交以私親於民墨子非儒篇爲欲厚所至私輕所至重荀子正名篇其爲天下多其私樂少矣各本私皆誤作和是其證夫夫各本作失張惠言云當作夫夫猶彼也今亦據改故曰萬物動而不形者意也形而不易者德也易易讀狂易之易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淩云道生天地之先德道之用也管子曰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對策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顏注復謂反復行之也○此段元在天地陰陽篇功過下張惠言云當在聖人之心也下爲篇末今從淩本移然疑是深察名號篇中文因提行別出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七